

第九屆 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
2021/22



由輦穎雄慈善基金贊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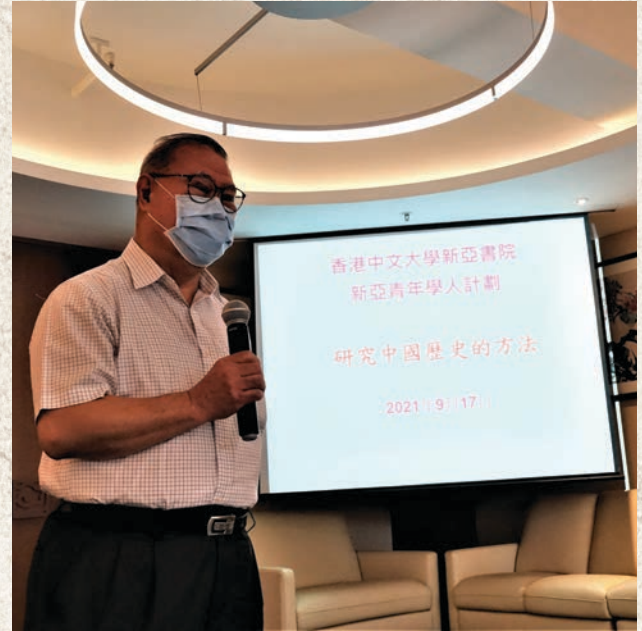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前言

自二〇一三年成立的「新亞青年學人計劃」，旨在鼓勵新亞同學了解書院的使命及精神，獲得全人發展，成為一個了解當代社會並具領導才能的年青人。由於全體新亞學生都能申請此項計劃，且學系不限，故計劃一直吸引不同學系背景的優秀同學申請。獲選同學將獲安排參與本地或內地／台灣歷史考察活動、溝通及表達技巧培訓、文史哲藝術工作坊及各類書院活動，亦有機會擔任書院大型活動司儀及參與書院會議，作為書院對外對內的溝通橋樑等。完成計劃及表現良好的同學，將獲冠以「新亞青年學人」名銜、獲頒發證書及獎學金以示鼓勵。

本年度的青年學人計劃在新冠疫情影響下進行，一切殊不容易，部分活動需要改為網上舉行。幸得各位義務導師細心體察和通力合作，於同學之知識和修養多有指導，本年度計劃的大部分活動仍能順利舉行，讓學人有機會在參觀不同地方，研究多個課題，開拓眼界。



中國歷史研究方法工作坊



參觀「黃大仙祠」

參加者名單

姓名

學系

秦致遠 (Timo)

全球研究

林暉峻 (Harvey)

中國語言及文學

林天一 (Oscar)

經濟

劉家嘉

宗教研究

梁詠菫 (Rainie)

中文教育

劉昕夷 (Janice)

經濟

黃靖婷 (Helen)

歷史

余雅喬 (Cindy)

歷史

張佳君 (Anna)

心理學

第九屆青年學人計劃活動總覽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 2021/22

日期	活動名稱
2021年9月17日	中國歷史研究方法工作坊 主持：黃浩潮校董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2021年10月23日	「大館」導賞 領隊：李明達校董 
2021年11月12日及26日	樊善標教授讀書會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主題：《中國的一日》及《中大的一日》（第一節） 飲食散文選（第二節）
2021年11月19日	古琴工作坊 主持：蘇思棣校友 地點：許讓成樓 LG01 室 
2021年12月3日	中國哲學分享會 主持：郭柏年博士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p>2021年12月28日</p>	<p>中上環歷史散步 領隊：丁新豹教授</p> 
<p>2022年1月21日及2月18日</p> <p></p>	<p>許暉林教授讀書會 主題：明代短篇小說〈閒雲庵阮三償冤債〉及〈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第一節） 晚清章回小說《老殘遊記》（第二節）</p>
<p>2022年2月25及3月11日</p> <p></p>	<p>中文（平仄及對聯）工作坊 主持：何文匯教授</p>
<p>2022年4月22日</p> <p></p>	<p>國畫工作坊 主持：梁硯奴女士</p> 
<p>2022年4月29日</p> <p></p>	<p>中國書法分享會 主持：徐沛之博士</p>
<p>2022年7月9日</p>	<p>參觀「黃大仙祠」 領隊：黃浩潮校董</p>
<p>2022年8月13日及20日</p>	<p>溝通及表達技巧工作坊 主持：張宏艷校友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p>



目錄

活動感想

中國歷史研究方法工作坊	2-4
「大館」導賞	5-11
樊善標教授讀書會	12-18
古琴工作坊	19-27
中國哲學分享會	28-30
中上環歷史散步	31-33
許暉林教授讀書會	34-40
中文（平仄及對聯）工作坊	41-48
國畫工作坊	49-54
中國書法分享會	55-58
參觀「黃大仙祠」	59-61
溝通及表達技巧工作坊	62-64

全年計劃回顧及感言

秦致遠	66-67
林暉峻	68-69
林天一	70-72
劉家嘉	73-74
梁詠岐	75-76
劉昕夷	77-78
黃靖婷	79-80
余雅喬	81-82
張佳君	83-84

活動感想

中國歷史研究方法工作坊

日期：2021年9月17日

主持：黃浩潮校董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黃浩潮校董是農圃道時代的大師兄，歷史系畢業的他師從錢穆先生弟子，後來成為著名史學家的嚴耕望先生。他先後在兩所中學任教，其後加入教育局負責課程發展工作。黃校董擔任學人計劃義務導師多年，還經常出席計劃活動，實在很感謝他每次都願意忙中撥冗參與和支持。



我們為甚麼要學習歷史？唐太宗曾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歷史就是研究「過去」、「當下」與「未來」三者的關係，以歷史的教訓警惕我們，避免重蹈覆轍。讀史不但能明智，也能增加對人和社會的理解或共情，培養人文關懷的精神。

我們新亞書院與歷史的淵源匪淺。創校校長錢穆先生就是一位史學大師，矢志傳承和發揚中國文化。此後，也出現余英時、嚴耕望和全漢昇等多位史學名家。新亞書院的歷史氣息濃厚，適合各位莘莘學子遨遊在歷史的時間隧道中。

學習歷史是一件趣事，但是研究歷史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近代，歷史才成為一門專門的學科，史學研究從而越趨專業化和精細化，不再是傳統史學般單純地記錄史實。自此之後，中西方均出現許多不同的史學流派和史學理論。雖然史無定法，但是我們研究歷史時，既要有科學的慎重態度，也要有藝術的人文精神和想像。研究歷史，很強調史家的修養和原則。《唐書·劉子雲傳》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這就是唐代劉知幾提出的史學「三才」說。清代章學誠在肯定劉知幾的修史態度後，又進而提出「史德」論。即是著

述歷史要有史德，做到「盡其天而不益以人」，要以客觀的態度面對歷史，不參雜主觀偏見。故此，每位歷史學人都應該接受基本的史學態度和方法的培養，以提高自身的史學修養。

在「新亞青年學人計劃」中，也有一講分享歷史的研究方法。講者黃浩潮校董曾師從嚴耕望先生，從講者身上也能加深我對嚴耕望先生研史的了解。嚴耕望先生以治史嚴謹著名，在其《治史三書》便可窺見。嚴先生謹守客觀治史的態度，全面考據與題目相關的歷史材料，最後才慎作結論。當中提到幾條具體的規律，例如：若無證據引證便要少說否定話、不要忽略反面的證據、轉引史料時必須檢查原書等等。遵循以上的做法，才能「無孔不入」地建立論點，並且「有縫必彌」地減少自己論文的漏洞。嚴耕望先生更曾提出：「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鼓勵學者在普通的史料中推陳出新。因此，嚴耕望先生的治史態度和方法至今仍激勵着眾多學者和學人。

研究歷史是一個漫長的工作，在這過程中，我們不怕艱辛和苦悶，向眾多史學前輩學習，努力提高自身的治史修養，方能有所成就。



「歷史可以使人明智，從而知今。」歷史，是一門特殊的學科，其特殊性不同於其它科目所普遍具有的對於未知的探索性，而是去鑽研回顧時間的沉澱，從而獲得相對的思考。我對於「歷史」這兩個字的意義的瞭解，可以說是相對淺薄，但參加這次「新亞學人計劃」所組織的工作坊，在黃浩潮校董的講解下，我對於「瞭解歷史」以及「史學修養」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受益匪淺。

瞭解歷史

如今，我們在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網上文字訊息、視頻宣講、圖片展示……在這眾說紛紜的資訊下，如何才能真正地、正確地瞭解歷史，似乎變成了對於歷史研究更為重要的話題。對於歷史的研究，我們應從「不同的層面及角度」來剖析歷史現象，而並非單從一個角度來刨根問底。但不可否認的是，如今多樣性的資訊提供予我們從不同角度瞭解歷史的機遇，我們也需要巧妙地利用這多方資訊，更多的關注於驗證訊息資料的真實性，在辨別無誤之後才接納，辨別各種資訊的真偽也是瞭解歷史至關重要的一環。

從具體角度看，對於歷史的瞭解，應秉承「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求學者可以有千萬種問題及假設，

但真正的動機是對於某種問題的解決，目的則是解決困難。在解決「困難」的過程中，在翻湧的資料中，作為歷史研究者，應遵循兩條核心標準，其一為翻查所獲得證據可靠性，其二則為翻查證據與核心研究問題的具體聯繫。在通過大量資訊核實之後，從而產生唯獨的兩種結果：小心證實，或則，將其否證。

史學修養

史學修養不但體現在探究歷史的過程中，也同樣表現在歷史研究結果之中。在過程中，歷史研究者應時刻檢討自己；而在研究結果表現中，「德」又為至關重要的一個字。其表現在研究者的心術端正性，毫無偏私，不阿諛同時也絕不隱惡。

歷史是時間的沉澱，歷史文物記錄着歲月的車輪，歷史文獻又挽起時代的大幕，但只有從根源正確瞭解歷史研究的方法，才可讓歷史的瞭解又更深刻且更廣闊。

「大館」導賞

日期：2021年10月23日

領隊：李明達校董

李明達校董於新亞歷史系畢業，為前警務處處長，現任香港公共行政學院院長、賽馬會文物保育有限公司諮詢委員會委員。李校董曾以賽馬會文物保育有限公司諮詢委員會及賽馬會文物工作小組成員身分，積極推動賽馬會的「大館」活化計劃。今次李校董重臨舊地，帶領學人計劃的學員，細說警隊的歷史和發展，以及分享在警隊時的工作點滴。



認識舊日香港社會秩序三大核心

大館建築群合舊日「執法」、「司法」與「懲教」功能為一，是當時維持社會秩序的三大核心。三個建築群原本獨立存在，儼如楚河漢界，互不干涉。在前警務處處長李明達校董的導賞下，一眾新亞青年學人遊覽其中一歷史與歷史的交織，別有一番風味。

大館操場的芒果樹是我們聚集之處，右邊是兩層高的警察總部大樓，棕白交錯的磚牆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典型；左邊是四層高的營房大樓與槍房，灰白的外牆相對簡樸；周遭還有各種的警察宿舍。我們首先踏入警察總部大樓，從正門而入，左牆畫有三個警察排隊「見 board」的情狀，右牆載有各個年代警察的身高、體能等要求，李校董告訴我們關於「警帽」高的原因：使眾人易於察見，以便於人群管理。他憶述其在 1974 年升任刑偵小隊隊員，辦公室位於二樓陽台，屋頂還時不時有漏水的情況。當時沒有僭建的概念，但土地問題確歷史悠久。

穿過芒果樹，我們又參觀了營房、槍房等地，途中李校董又為我們分享了一則芒果樹的趣聞：傳言樹上芒果愈多，則當年愈多人升職，是故舊日臨近升職之季，眾人都聚在此處，視察其樹上果實多寡。操場至中央裁判司署間有一條斜路，是往日囚車進出

之處。李校董於 70 年代初加入警隊，時值廉政公署初成，他當日看到一車車的貪官污吏循經此路，可謂大快人心。

之後，我們來到法院，此處面積不大，以棕色的木頭為建築主調，一切的喜怒哀樂便是這沉實空間的點綴。法官台前，控辯雙方共享狹小一桌，位置剛好能站立兩人，彼此「親密無間」。桌後的被告欄讓我們大開眼界，該處地下有一通道接連樓下之拘留所，嫌疑人上庭時便可踏梯而上，減少不必要的風險，而一旦被裁定無罪，自可從正門離去，當庭釋放。

我們一行人自然無罪，故可當庭離去，再到法院後方的監獄群參觀。為免各執一詞，監牢只有一人或三人之分，牆壁上投影着犯人日常生活的情況。去到專門展覽監獄飯餐的小房間，看到從舊日只有馬鈴薯，到後來有魚有水果的餐單，可謂有長足的進步。監獄群中有一處在李校董入職時已被封堵，後於建築大館時才發現的地方。該處原是小教堂，牆上有些壁畫，是為照顧部分犯人需要而建的，反映監獄的設計確愈來愈人道。

監獄出面是犯人「放風」的院子，參觀之時適逢有一群人在表演行為藝術，不斷在該處踱步。而監獄群外，現時亦興建了兩幢賽馬會的建築，設計獨特。

參觀的途中，我們發現了警署、監獄與法院建築群間，零碎地有着橋樑連接，李校董解釋是後期加建的。我們希望，這些通道，只存在於大館之中。



我對「大館」的印象，不外乎是一個「文青」的「打卡」勝地，沒有真正去認識這個地方。活化後的「大館」充滿文藝氣息，很難想像這裏曾經是警署。在這塊被警署建築群包圍的空地，現在是遊人們飲酒聊天的地方，曾經卻是步操場地，是長官檢閱警員們的地方，也是每次出勤前集合的地方。

這次在前「一哥」李明達校董的導賞下，除了普遍地介紹了各個建築的用途，最有趣的就是他分享自己在這裏工作時的經歷。他跟我們憶述着以前的辦公室是在走廊用板作間隔的房間，亦跟我們分享以前「偷懶」的方法，指着那些位置是上司看不到的。同時，他一直敘述每個地方曾經的用途，繪影繪聲，使得我完全代入警署內的環境。他又向我們介紹武器庫的設計，既能快速執行任務又能確保武器的安全。

有別於一般的景點導賞，通常這些導賞都是集中介紹歷史背景與價值，李校董的分享讓我感覺到他是在分享自己的回憶與故事。「大館」的歷史資料，我們隨時都可以在網上尋找得到，而在裏面工作的趣味與點滴，只有通過李校董的口中才會得知。「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參觀又不是普通課堂，不應只拘泥於對知識的追求，反而最大的得著是能夠從不同身分、背景的人擴闊個人的視野與經驗。

非常興奮，能夠在秋高氣爽的天氣和各位同學和老師一同參觀中區「大館」。導賞活動的集合地點設在「大館」操場枝繁葉茂發芒果樹下，由中環的鬧市區進入「大館」，遠遠望見高大的芒果樹，恍惚間就已經感受到鮮活而又厚重的歷史氣息撲面而來。

此次活動由前警務處處長李明達校董帶領。作為曾經在中區警署工作過的警官，李校董對「大館」建築群的歷史和用途瞭如指掌，跟隨他的腳步，我們依次參觀了供警察晨練跑步的檢閱廣場、營房大樓、槍房、中央裁判司署以及監獄長樓等。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有兩處地點，一處是展覽館張貼香港警官選拔標準圖例的牆壁，二是監獄房間及犯人的飲食展示。牆上張貼的警官選拔標準大約有身高、視力和例如俯臥撐數量等具體的體能要求，李校董身姿挺拔地站在身高尺前為我們介紹，回憶起他初入警署時的種種過往，作為聽眾，我彷彿也跟隨講解回到了警官們揮灑汗水的青蔥歲月。

監獄房間帶給我的是則是完全不同的感受：紅色磚塊砌成的厚重牆壁透露着威嚴，監獄的房間狹小逼仄，犯人的飲食簡單而均衡，整個監獄的設計都經過嚴謹的考量，既保證犯人們基本的生活需求，又考慮到安全和管理需要，層層把守防止犯人出逃。

整個早上到導覽以芒果樹下的合影作為結束，照片背景中警署三層樓的古典式建築建於1905年，在經歷一個多世紀的風雨變遷後依然嶄新如初地佇立於此，風格鮮明，成為一遊客爭相打卡的藝術品。如果要談在這次導賞中最大的收穫是甚麼，我想我的一切收穫都落腳在最直接的感受上，「大館」建築群寧靜地存在于中環的繁華之間，作為歷史的講述者，同時也融入周圍環境，發展成為藝術館及活動展區，煥發出新的活力。

關於藝術，關於歷史，關於城市發展，「大館」帶給我很多思考，同時有很多話題值得深入探討……



不曾想過，有一天會親身走進警署、走進法庭、甚至走進牢房。環顧四周，紅白磚建築充滿維多利亞時期的風格，被重重包圍之下的廣場，竟沒有一絲森嚴嚴謹的氣氛，反倒是充滿民眾的歡聲笑語，與酒杯碰撞的清脆。昔日監囚放風繞着那看不見盡頭的圈圈，如今卻成為行為藝術家的演出場地。圈外的我們投去不解的目光，他們仍泰若自然、視若無人，彷彿操場有一層看不見的結界。穿過狹窄的地下通道，轉眼就從看不見天空的拘留所來到法院。窗外透來耀眼的陽光，唯有站在這小小的被告欄中，才能憶起曾經那些教人後悔的微小瞬間。終於，來到那些只能勉強容納三人的鐵牢房。微弱的燈光、堅硬的水泥牀、四堵灰白的牆壁，甚至還能看見盡頭那傳出陣陣寒意的臨時停屍間。可能只有這一刻，才能真正理解家中金絲雀日夜所歌唱的絕望。

但，每個人眼中的「大館」，都不一樣吧？

李明達校董似乎更願意喚其為舊中區警署。那枝葉繁茂的芒果樹，曾寄託着每個警員的升遷期盼。彷彿樹上每多結一隻果子，就距離升職又近了一步。操場旁的斜路，恍如還能看見一車車貪官犯民依次就法的撼動，確實大快人心。層層防備，只有一扇小交接口的槍房，寫滿了政府對槍械管理的重視與謹慎。直達法院的地下

通道，則更容易監控疑犯，避免出現越獄逃走的漏網之魚。監牢中的餐單，更見證着囚飯從單一食物，發展到均衡調配的營養飯餐。或許，這是對犯人少數的仁慈。還有那重見天日的小教堂，不知聽了多少遍的懺悔與告解。甚麼時候，人會變得如此依賴信仰？而建築群中連接警署、監獄與法院的橋樑，則是後來為了易於通行而加建的。穿梭在往日的執法、司法、懲教區域，李校董始終保持着一貫的從容：挺直的腰板、穩健的步伐、堅定不移的眼神，透露出白髮無法掩蓋的正義與英氣。

重新呼吸一口新鮮空氣，望向絡繹不絕的參觀人群。不知多年以後，「大館」，又會是甚麼模樣？

來港第三年，「大館」在我的刻板影響裏被「中環」、「文藝打卡」等詞彙所標籤。2021年的一個普通秋日，在李明達校董的帶領下，我們以「新亞學人」的求知角度來瞭解這座在摩登的香港中別具一格的建築，我從未想過在那個午後，在聽過這群建築背後的故事之後，我會如此受益匪淺。

歷史氣息

「大館」內有十六座經保育活化的歷史建築，例如中區警署、前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獄等，是一座被圍牆所包圍的古建築群。建立於1841年，其最開始的用途為作為殖民地的香港警署，同時也作為裁判法院、監獄等用途。

步入這經修復的歷史建築，走進開闊的庭院，似乎真的在與19世紀末的本地人在進行跨越時間的對話。石牆、監獄、石階梯，「大館」似乎在多層面向着探訪它的人們展示不一樣的故事。在參觀過多數歷史性建築群之後，最令我深刻的是域多利監獄，那些狹小的監獄牢房曾經囚禁了成千上萬的人，借助着多媒體投影和音效，囚禁者的生活彷彿就浮現在我眼前。在擁擠的狹小隔間裏，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狹小的天窗；監倉四周都是高高的圍牆，犯人每日只可以在室外特定通道裏行走15分鐘；彷彿在深不可及的井底。

藝術風韻

「大館」雖至今坐立於中環，背景為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但它卻有一種神聖的權威感及存在感，這不單單得力於其濃厚的歷史文化，也源於其濃厚的藝術氣息。典型維多利亞的風格、希臘復興式風格，這些由1841年香港開埠初期最先以耐久物料建造的經典歐式建築都在訴說着光影中香港中環的流金歲月。即使歲月逝去多年，「大館」的藝術美感仍然吸引着無數的觀賞者來領略它的美好。

「大館」，是歷史與藝術美妙的融合，它靜靜的矗立在繁華的中環，卻訴說着另一種平淡卻是歷史故事；也許只有這樣濃厚的歷史底蘊和如此特別的藝術美感才能營造出如此美妙的風韻吧！



樊善標教授讀書會

日期：2021年11月12日及26日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主題：《中國的一日》及《中大的一日》（第一節）
飲食散文選（第二節）



二十一世紀的今日

《二十一世紀中大的一日》的主題是收集並紀錄不同中大人和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日記，是我在眾多讀書會中最喜歡的讀本。「中大人」除了指向各個學系的本科生以外，更指向了中大的校友、教職員、研究生和校工等等與中大有連結的人們。而就像每一百個讀者就會有一百個哈姆雷特一樣，每一百個中大人就會有一百種生活，而他們亦擁有一百個煩惱。有趣的是，當我把學生的選文和非學生的選文歸類成兩個組別來細看的話，就感受到了它們最主要的差別——「留白」和「完結」。

學生組別的文章結尾很多時候都帶有對未來的期許，無論是因為當日發生的事帶給了他／她甚麼人生感悟，而希望未來不再重蹈覆轍；抑或是因為當日發生的事帶給了他／她甚麼人生經驗，而希望未來能夠保留初心，他們一天的結尾總是以「省略號」的感覺作結的。與之相反，非學生組別的文章結尾則是以今日所完成的事情作總結的，所以他們一天的結尾總是以「句號」的感覺作結的。從這裏我推舉出一個有趣的觀察：學生們是活在明天的，而非學生們則是活在今天的。

除此之外，我喜歡《二十一世紀中大的一日》的原因更多是自己在影

視娛樂方面的偏好。在不同的影視作品當中，有一種名為「日常系」的分類，而「日常系」影視作品的主題便是描述個人和群體在特定背景下的日常生活。對我來說，「日常系」的作品最引人入勝的地方便是作者對平凡不過的日常所作出如細膩入微般的考察。「食」如在菜市場中購買當天的煮食材料，「行」如在通勤路徑觀看的四季風景。作者總是能夠在一成不變的道路上觀察到萬物運行的哲理，或是轉瞬即逝的光景中留意到人類社會的偏好。古詩如李紳的《憫農》亦是對日常餐點和社會飲食習慣有所觀照的作品。這種對生活現象和方式都有所考慮，並綜合其背後人類的生活型態進行反思的作品總是為我個人單調的生活帶來曼妙的伴奏。借本篇讀本中，陳洛誼師姐（或者是師兄）的一句來作結：「太多不平凡，過膩了，每天都很平凡；太多平凡，明白了，每天都過得不平凡。」

祇剩下蛋炒飯

「飲食散文選」中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便是作者到訪餐廳彭園時，因為點菜的領班表示湘菜「東安雞」已經落伍的意見，後憤而下筆的「我真不知道他吃了這麼多年的飯，為甚麼到今天還吃飯！」一句。

與《二十一世紀中大的一日》相近，本文同樣都是透過對日常枝細的



段落來反思社會現況。除了引用蛋炒飯和其原料在宮廷時代的典故以外，作者更從「某當奴」和「啃大雞」的飲食文化中展現了他對當代年青人的擔心。他擔心假如中華地區一直參照歐美地區的標準發展，那麼順應潮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會不會從幼時便忘記了（甚至根本從未有機會認識）自身地區的文化，而唾棄原本屬於我們的「落伍的文化」呢？如同我們願意一擲千金嘗試「師傅發板」，我們又有否設想以同價嘗試「落伍文化」？從飲食習慣中反思花費習慣，何嘗不是妙事一件。

有幸在這學期參加了樊善標教授的兩場讀書會，在分享和討論中獲益良多。兩場讀書會的主題分別為《二十一世紀中大的一日》一書和「飲食散文選」，其中選讀的都是非常有趣和生活化的文章，很容易讀懂並產生共鳴，因此整個閱讀和分享的過程都是在一個輕鬆愉快的氛圍下進行。樊教授帶領着我們找尋平實生活中的靈感，感受文字的溫度和力量，帶給我很多新的思考和啟發。

大家在第一場讀書會一起讀了《中大的一日》，以校長、老師、同學和校工等不同視角經歷在中文大學的一天。一開始，大家輪流分享對特定篇目的閱讀感受，我有些緊張，又很希望講出「新意」和「道理」，於是反覆贅述了很多內容和表達技巧。樊教授認真的聽完，首先肯定了我用心的準備，之後很溫和地說，「其實生活不一定要找出特定的意義，真實地表達出自己的感受就好」，這一番話讓我放鬆下來，不再糾結於字句，而是投入文本本身，專注了許多。

同學們的分享都很精彩，融合自己生活體悟，讓一個個故事變得生動起來。之後樊教授在更廣泛的背景 downstream 道出了這本書的歷史淵源，即《中國的一日》這一著作，這本書像是中國歷史的一個橫斷面，反映了1936年戰爭下真實的中國社會，以個體的視角，反而勾畫出更加立體和清晰的時代形象。樊教授說道，這本書的意義

並不在於其中的文字和內容有多麼驚艷，而在於對時代的真實紀錄和一個時代下人與人之間「共同感」的建立，通過《中大的一日》同樣希望能「以文字反映校園種種，踏出反省生活的第一步」。聽完之後非常感動，我感受到文學在自然的狀態下發生，帶着一些隨意，卻真實的與每一個個體相聯繫，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共鳴透過紙張傳遞，如同在水中泛起的一圈圈漣漪。

第二場讀書會上，大家圍繞「飲食散文選」分享感受。樊教授帶領大家從自己愛吃的食物和飲食習慣聊起，氣氛非常輕鬆愉快。隨着話題的推進，大家漸漸體悟到飲食文化背後的東西，每個人的飲食偏好可能體現着他的性格、價值觀、為人處事的方式等等，原來談「吃的藝術」也大有學問呢。

其後，大家對所讀篇目輪流賞析，樊教授啟發我們不僅要讀懂文章內容，也要試着從文章的蛛絲馬跡中體察作者是怎樣的一個人，透過食物的描寫向讀者傳遞了哪些價值。舉例來講，林文月在《飲膳札記》中藉着分享食譜，回憶與親友共渡的美好時光，充滿溫情；而杜杜在《另類食的藝術》中借鵝肝和曲奇等食物，探討哲學和倫理問題，觀點鮮明，語句辛辣，兩位作者個性的對比在其中一目了然。



對飲食的探討，無意之中拉近了大家之間的距離，食物以它最為直接也最為本真的方式溫暖人的胃，同時也承載着人們共同的情感與記憶，引發內心深處的共鳴。

「第九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有幸邀得中文系樊善標教授為我們舉辦兩場讀書會。兩場讀書會分別以《二十一世紀中大的一日》和「飲食散文選」為題，進行討論。

第一場所閱讀的《二十一世紀中大的一日》凝聚中大的師生工友，一起審時平凡的一日，共同記錄下同一天的生活。這種「一日體」的寫作模式其實頗有歷史淵源。1936年，茅盾也有發起「中國的一日」的徵文活動，試圖建構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全景中國的努力，突破了所謂的「淪陷區」、「國統區」、「紅區」等不同政治分界，喚起全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和抗日鬥志，也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記錄構建中國當時的全貌。這在抗日期間是一次很成功的文學動員。然後，中大在經歷了上世紀火紅的年代，臨近香港回歸祖國之際，也仿效這種「一日體」的模式，出版了一本《中大的一日》，記錄了時代的影響力。正是在前人的影響下，樊教授也有意以中大人為主，再次出版這種題材，故有今日的《二十一世紀中大的一日》。雖然每篇文章只是記錄了很尋常的生活小事，但是從這些小事中都能反映作者有血有肉的形象，也讓我明白到反省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多年之後再翻閱當年自己的日記，也是別有一番滋味。

第二場所閱讀的「飲食散文選」，也由不同作者記錄一次宴客或者享用某些食物時的故事或者感受。我們每人都有指定的閱讀篇章，需在讀書會上分享閱讀感想。樊教授更與我們互動，讓我們隨意挑選身邊的同學，猜測其喜歡的食物。此舉與閱讀文章也有關係，樊教授是想讓我們明白食物很能反映我們的性格，每篇文章的食物不同，風格切入點亦不同，均是作者的性情導致。從閱讀這些飲食散文，就能大致推斷出作者的個性。

經過兩場的讀書會，雖然文章記載的都是平凡的生活或者食物，但是都承載了一個人的記憶和感情，一件小事的背後也許有着溫暖的故事，或者反映着時代的變遷。所以，我們在閱讀這類文章時，更要細心體會作者當時的心情，學會尊重生活，尊重美食，過好我們的每一天。



《二十一世紀中大的一日》和「散文飲食選」是兩次讀書會的核心閱讀書目，我們與樊善標教授在氣氛輕鬆的環境下，交流着閱讀之後的感受；雖然這種與教授交流的模式與往常氣氛相對嚴肅的講座有些許不同，但兩次讀書會讓我對「文學」有了頗有意義的思考。從前，對於中文寫作，我一直思索的或許是如何用筆觸寫下怎樣華麗的詞彙又怎樣波折的故事。不然，文學的基礎，散文的樣式，其實並不一定要如此華麗。

《二十一世紀中大的一日》

在抗戰前夕，中國著名作家茅盾發起「中國的一日」寫文，用文字記錄歷史；幾位中文大學的學生宣導不同的中大人向「重大的一日」投稿，記錄了不同中大人的校園生活，反映時代的熱誠，也許大家的感受未必一致，或許大相徑庭，但它們都塑造了中大不可替代的歷史。

讀書會中我們看了幾篇相對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例如當時的沈祖堯校長、畢業生和來港求學的內地生。大家都在通過不同的角度感受着中大的生活，文字樸素卻極具生活氣息。作者們的所思所感，把不同中大人的身分、情懷、反思所融合在一起，強而有力的融入了中大歷史的年輪。

有時，平凡的文字或許是一種恰到好處的表達。

「散文飲食選」

這是極有意思的散文選，徹底顛覆了大眾對於散文所「優雅」的認知，但作者用來自生活的文字，甚至刻板印象中所認為對於散文描寫甚至有些粗俗的文字，來形容飲食，從而些許延伸到人生的見解；作為讀者，給我帶來了眼前一亮的別樣感覺。

〈快活出恭〉是其中一篇文章，作者選擇了描述「便秘」及「神聖的屎」來貫穿全文，又引申到藝術主題、生命的理解等。全文讓人耳目一新，卻又很完美的給予讀者全面的理解。

這些文字並不如傳統印象中的「粗俗」，從正確的角度理解與看待，用它們來描寫散文一樣可以很生動。

文學，是一種記錄生活的方式，表達感悟的方式，它是多元化的，亦可以是平凡的，通俗的，都記錄着一樣的美好感悟。

古琴工作坊

日期：2021年11月19日

主持：蘇思棣校友

地點：許讓成樓 LG01 室

蘇思棣校友 1975 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主修中國書畫。畢業後從事美術教育工作歷二十餘年。年前設立石門工作室，潛心古琴音樂研究及中國書畫創作。曾為中大音樂系古琴導師及浸會大學中文系崑曲課導師。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底，我和本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同學，有幸被邀請去見中大藝術系校友、資深國畫專家及古樂大師蘇思棣校友，並參加其特別為我們舉辦的「古琴工作坊」。雖然我未曾打聽同學們對此活動的感想——畢竟整項「計劃」的活動花樣繁多——但是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說，那天上午的所見所聞，對所有在場者來講，想必是一次大開眼界的經驗。

不知道螢幕前的您，是否曾瞭解過古琴，這熟悉而又神秘的瑰寶呢？至少在我淺薄的認知裏，它是一種年代久遠、形制優美、音色悅耳的古典樂器。實則不僅僅是如此。經過蘇師兄短短兩個小時的精心講解，讓我們豁然發現，原來古琴的由來顧名思義，可追溯到迄今最悠遠的西周時期，是漢民族最早的彈弦樂器之一。與歷史文獻上並行記載的「瑟」和「箏」不同，它的實踐用途多為獨奏，無需任何配音添色，就如其苗條的琴身一樣，極簡中含精緻，由單獨一塊木板所成。據蘇師兄揭示，後者的結構更和人的身體相對應，外形有頭、有腰、有足。而我憑借自己對中醫的丁點認識，甚至從中看出了一幅經絡穴位圖。無怪乎古琴彈奏起來竟然如此動聽。它的聲音是向上走的、擴張的、積極的，或者說性質偏「陽」比較恰當，但同時不給人過於亢奮的感

覺。這也許正是為何古人誇之有能力調和陰陽，故而對健康有益處。

聽完蘇師兄的講解之後，我深深體會到，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對古琴的廣泛誤解。在我看來，它不只是一種娛樂大眾的樂器，而是蘊含三千年歷史的活化石。它可以是一種重內不重技的修行工具，也可以是養身治病的靈性載體。雖然古琴如天書般的樂譜，讓我對自己這輩子能否掌握這一樂器仍存有懷疑，然而蘇師兄的話，的確引發了我對中國古樂的好奇和探索欲。

此琴非彼琴

自幼開始便常聽人以「琴棋書畫，樣樣皆通」來稱讚一個人多才多藝，各有精通。引笑一言，自己幼時以為琴為鋼琴，棋為象棋；爾後才知道原來琴為古琴，棋為圍棋。然則兩琴特性大相逕庭：鋼琴體藏數人，按鍵而響，音色弘亮；古琴體約半人，撫彈奏鳴，音色深沉。倘若兩琴相奏，恐怕古琴之聲會理所當然地被完全蓋過，難被察覺吧。猶記得當天蘇思棣師兄為我們演示琴曲時，特別要求把冷氣機關上，以便聆聽古琴之聲。我本以為這是小題大作，豈料風聲一去，琴聲一起，室內頓時變得清幽寂靜、恬淡而自然。只見蘇師兄雙手十指在琴弦之間不斷跳動交錯，其指法就好比溜冰舞者，翩翩躍動而悠然自得。自己當時還以為樂曲已起，不禁與在席的學人朋友們於座位上傾身前聽，只求多讓半點音色細節進奏耳內。豈料定心一看，發現原來蘇師兄只是在為琴調音，而這音一調便佔了大半個工作坊的時間。有趣的是這調音與簡報分享同時並行，反倒起了背景音樂的作用，令整個工作坊顯得古意盎然。

擇善固執

隨着工作坊的進行，古琴的面紗也被慢慢揭開。從古琴的構造到其聲音特色；從琴箏之別到畫琴之繫；從

解讀琴譜到試聽琴曲，這都大大增加了我們對古琴的認識，例如在中方的音樂體系，琴譜的作成是以中文字寫成的。音符的構造就好「招財進寶」的合體字一樣，每一個演奏的動作藉由數個文字合成的字符表達。話雖如此，演奏的表現還是根據演奏者的手法而各有不同的。

被深邃的琴音吸引的同時，自己亦為其極度苛刻的演奏環境要求感到迷惑。樂器有如鋼琴者，也能夠託科技之進步而以電子琴的形式被樂者攜帶並四周表演。而雖然當代古琴亦有轉用鋼弦之趨勢，但其基本構造仍然是以「削桐為琴，繩絲為弦」為中心，並未有內置如擴音或音效器般的結構改造。而正當我為其文化傳播煩惱之時，蘇師兄始向我們娓娓道來古琴之史。

演奏環境苛刻的問題在古代早有出現。蘇師兄向我們展示了數幅關於古人演奏古琴的畫，而畫中的環境幾乎全部都是在森間或花園等寧靜的地方。但原來環境對古人而言並不是阻礙演奏的問題，反倒是幫助自己靜心除念、人琴合一的輔助品。《禮記·曲禮下》曰：「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意思是一國之君不可無理由地不佩戴玉而讀書之人也不可無理由地離開琴瑟。士為讀書之人，但其不可離之物竟為琴瑟而不為書？根據我的



解讀，讀書之人除了應該具備廣博的知識，更應該注重品德的修養。單是囫圇吞棗，不能把複雜的學問學以致用，而彈奏古琴對古人而言就是其中一種修心養性的方法。

古琴沉着持重的曲聲誠然在我對音樂的想法添上了厚重的一筆。雖然古琴的特性和演奏要求為其建立了一度高聳的門檻，但我更願意稱呼這為保留本性的風骨。演奏技術就好比「言」；演奏環境就好比「行」。要想達到人琴合一的境界，必先「言行合一」，演奏如是、作人亦如是。

最後在這裏再次感謝蘇師兄當日贈送的古琴光碟和內容豐富的分享。

這節古琴工作坊邀請到蘇思棣校友來演奏分享，讓我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古琴。蘇師兄開首並非演奏，而是有序地介紹古琴，從歷史起源到古琴結構，都希望以最短的時間介紹古琴的基礎背景讓我們認識，又以不同朝代詩詞來配合介紹古琴，道出古琴與文人的關係。

接下來當然少不了蘇師兄的演奏示範。古琴最獨特的地方就是聲音很細，不像其他樂器。比起古琴大型的公開演奏，古琴更加適合在小聚會中彈奏交流。這次工作坊只有十多位聽眾，也要關掉冷氣才能聽到古琴的餘韻。雖然已經關掉冷氣，沒有外界噪音的滋擾，但要完全聽到樂曲的所有音，幾乎都是不可能的。加上，蘇師兄以絲弦的古琴作演奏，有別於現在多用的鋼弦，絲弦雖然更貼近古時古琴的感覺，更有韻味，但聲音也就更細，有時真的要屏息靜氣來聆聽。

記得其中一首樂曲是《平沙落雁》，我希望能夠捕捉樂曲中的每一個音，但都只能看到蘇師兄的手在動，聽到手摩擦琴弦的聲音而聽不到音。

這次的古琴工作坊也成了我開始學習古琴的契機，漸漸對古琴歌曲的理解發生了變化。不同的藝術種類有不同的欣賞方法，只是我們極少接觸古琴歌曲。用畫來作比喻，平常我們

接觸的樂曲，每一刻每一拍都被音符充滿，猶如西方的油畫，畫面的每一點都填滿了顏色；但古琴樂曲就如國畫的留白風格，每個音都有許多空間留給演奏者發揮和聽眾去想像。

現在才知道在首次接觸古琴的工作坊中，我錯過了古琴的獨特韻味。有時候過於集中想要聽清楚每個音，卻沒有留意整首樂曲的起伏，忽略了彈者與聽眾的交流。即使是那時不懂欣賞的摩擦聲，也是構成整體樂曲的一環，甚至可以說這是古琴最獨特的地方，是彈者與聽眾的幻想與創作的趣味。



古琴是中國最歷史悠久的樂器之一，屬撥弦樂器，音色低沉雅緻，古色古香，相傳是由上古時期的伏羲大帝所造。我從小愛看歷史改編的創作，而古琴經常出現在小說、史書、電視劇等等，是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在眾多「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活動中，「古琴工作坊」可算是我最期待的。

書院邀請了香港德誥琴社社長蘇思棣校友主持工作坊，蘇師兄首先講述了古琴的歷史、構造、演奏拍法等等，再邀請我們嘗試撥弦，感受弦的觸感，原來該古琴的弦線是由蠶絲編成，因此聲音較小，聽眾需要凝神靜聽，才能細味每個音符和旋律。演奏時，蘇師兄要求先關掉房內的冷氣機，原來冷氣聲會干擾聽曲體驗。我們的大腦習慣了選擇性注意重要的事物，自動忽略外在的干擾，因此難以察覺到冷氣聲。不曾想到蘇師兄的聽覺如此靈敏，對演奏的要求嚴謹，體現出音樂家對演奏一絲不苟的態度。

此外，古琴的琴譜與其他樂器不同，每個琴音以艱澀的合體字表示，不像現在流行的簡譜、五線譜般易懂。我不禁佩服古琴的演奏者，一曲悠揚婉轉的《梅花三弄》，或是激昂慷慨的《廣陵散》，一音一節都比其他樂器來得不易。演奏者需要消化、沉澱每個音符，配以純熟的指法彈奏，更顯樂曲的意境和韻味。

而彈奏古琴不似古箏、琵琶般配戴指甲，奏琴時十指觸弦，一勾一托都全乎落在琴弦之上。修琴者的雙手經過反覆摩挲，當中的痛楚相信是難以避免的。如此令我聯想「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修習古琴的過程就像磨練，內心的焦躁、驕矜、偏執都被搓揉磨平，練就出「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的心境。也許蘇師兄就如古時奏琴的文人雅士，注重細節，孜孜不倦，以本真奏出如淋春風的靈魂琴聲。

當今時代，音樂漸漸被物質主義蠶食，傳統韻律中的高尚修養被商業化社會遺忘。蘇師兄保存了古琴的歷史文化氣息，在現今混濁躁動的時代，能夠品味淳厚質樸的琴音，體會古人恬淡清雅的意境，實屬我幸。

十一月一個平常的週五，在忙碌的學業之餘，下山來到崇基學院音樂教室參加古琴工作坊，在美好的古典音樂中，我感受到身心的放鬆和安寧。

上課時間一到，蘇思棣師兄懷抱古琴，幹練地出現在我們面前。蘇師兄沒有過多言語，仔細地將古琴放在桌上，緩緩打開黑色的琴套，將古琴、備用琴弦、墊琴布等一一取出，按照自己的演奏習慣擺放妥當，開始調適琴弦。蘇師兄從容不迫，一絲不苟地進行準備工作，大家也漸漸安靜下來，以半圓形圍坐。

待琴弦調試結束後，蘇師兄並沒有馬上開始演奏，而是要求工作人員將空調降至最低，之後在蘇師兄的講解下我們了解到，這其中大概有兩層原因，一是古琴本身非常敏感，濕度、溫度等環境因素都會影響音色；更重要的是，蘇師兄認為琴聲是琴與人之間的互動，在絕對安靜的情況下方可聽清楚琴音，感受到音樂的氣息。

了解到多數同學都沒有古典音樂的背景知識，蘇師兄便從古琴的構造、發聲原理以及演奏方式等開始說起，形象地將古琴比做一個人，有頭、肩等身體結構，古琴聲音雖然很細，但音域很廣，音色豐富，細細聽來可以感受到曲中蘊含的飽滿情緒。

整個工作坊的高潮部分自然是蘇師兄為大家演奏古琴，印象中我們一連聽了幾首樂曲，其中包括《漁樵問答》等經典曲目，古琴獨特的音色響起，屏氣凝神細細聆聽，一瞬間，我彷彿置身於一副古代山水畫中，遠離城市的凡塵，江邊一壺濁酒相伴，悠閒於山水之間。借用《琴學初津》中更為貼切的點評，「水之洋洋，斧伐之丁丁，櫓聲之欸乃，隱隱現於指下。」

在聽覺享受之餘，我透過這次的工作坊感受到蘇師兄身上可貴的工匠精神，若是在事業上有如此潛心研究的態度，專注而不浮於表面，相信做任何一行都會有不俗的成就。蘇師兄贈予我們一張專輯，我不時會在溫書時當作背景音樂播放，古琴的樂曲緩緩流出，總能帶給人靜心的力量。



古琴工作坊中，蘇思棣師兄像是為我們介紹了一位結交多年的老朋友，並將其傳奇的經歷娓娓道來。在關了空調與大門的寂靜房間，我們全神貫注地聽着每個樂音、每個微小的吟猱綽注。古琴沉穩敦厚的音色彷彿一位老者，為我們訴說那樸實而悠長的故事。一聲聲，都彈在心弦上……

古琴與歷史

關於古琴的起源，有着各種神秘莫測的聖人傳說。就連琴的制式，亦名曰「伏羲」、「仲尼」、「虞舜」等，似生來就帶有靈氣。周代時古琴為宮廷雅樂之伴奏樂器，常出現在重大的祭祀場合。兩漢以後，古琴才從廟堂中走出，逐漸成為文人階層修身養性、陶冶情操的良伴。

此外，古琴曲亦記載着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歷史故事。如《廣陵散》一曲，激昂的樂音背後便是聶政刺韓王的千古絕話；《高山流水》見證着伯牙子期一見如故的知音情誼；《胡笳十八拍》承載着文姬歸漢的淒慘命運。

古琴與文人

南北朝起，古琴便與士人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關係。以嵇康、阮籍為首的「竹林七賢」，便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自孔子將古琴視為禮樂教化的工具，古琴便成了一種文化載

體。文人透過撫琴，將自己所思所感傳遞出去。古琴其中一種可貴之處，便是即便同一首曲子，各人各派演奏亦會有迥然不同的風格。全因古琴之記譜並沒有明確表示樂音高低、時值、快慢等，全憑演奏者對樂曲的掌握理解，結合個人經驗，才彈奏出屬於自己的琴曲。詠歎寒梅之《梅花三弄》、超脫縹緲之《漁樵問答》、送別友人之《陽關三疊》等，題材皆與詩詞文章相似。可見古琴成為文人抒發雅興的表達手法之一，且位列「琴棋書畫」之首。

古琴與現今社會

在節奏明快的今日，幽幽琴聲或難再傳遞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而是成為一門「樂器」。如同絕大部分的其他樂器般，制定出統一的「標準」，以評定等級、評估學習進度。而其樂音微弱，亦被視為「不足之處」，進而逐漸出現改用鋼弦、加設擴音器材等現象。古琴這位跨越千年而來的老朋友，又能怎樣回應現代社會，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下，產生新的火花？那或許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士無故不撤琴瑟

「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這段比喻知音難求的故事，當中所記載的「琴」所指的就是古琴。古琴不僅擁有着悠久的歷史，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地位最高的樂器，才會有「士無故不撤琴瑟」之說，成為了文人士大夫之間修身養性的必要工具。這次有幸聽到蘇思棣師兄撫琴，感受古琴的高雅。

蘇師兄先講述了古琴在古代對於文人的重要性，引經據典地指出了古琴的崇高地位。然後又介紹了古琴的結構，講述了古琴的琴譜。不同於西方樂譜的五線譜，也不同於一般中樂的簡譜加指法，古琴採用的是更為複雜的文字譜，用文字詳細敘述全部演奏指法的動作，後期也有簡化了的減字譜，用文字減化形成的符號來記錄，但看起來依然很複雜，指法的多元，加上指法停留在弦的不同位置又有不同聲音，甚難控制。

蘇師兄的撫琴最令我印象深刻。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古琴，聽到古琴的琴音，從未想到古琴的聲音是如此的小。蘇師兄為了更好的展示琴音，需要關掉所有的空調，在毫無雜音的環境中方可做到。一撫琴，蘇師兄神態陶醉，悠揚的琴音緩緩傳來，琴音變

幻無方、松沉曠遠、縹緲入無，瞬間讓人去躁靜心，安靜祥和。此刻終於明白為何君子如此愛古琴，正是這種潔淨精微的琴樂，才能瀉泄幽情，昇華心靈意境，培養君子的品德。「靜」可謂是琴音的最大特點，一是指撫琴需要安靜的環境，也是指彈琴者和聽琴者都需要安靜的心境，方可體會古琴中的魅力。

在現代忙碌浮躁的節奏中，能夠靜下心來聽着低緩悠遠的琴音，彷彿置身於古代，進入一種虛靜的意境，可謂是這次工作坊的收穫。蘇師兄在工作坊的最後還贈予我們其古琴作品光碟，亦可當作是放鬆心情，陶冶情操的一種樂趣。



中國哲學分享會

日期：2021年12月3日

主持：郭柏年博士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郭柏年博士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完成其哲學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畢業後先後於香港專上學院與中大通識教育部任教，並在2018年加入中大哲學系，現為哲學系高級講師。主要研究興趣為倫理學、人生哲學、非形式邏輯與社會政治哲學。



這場分享會由郭柏年博士主持，活動名為「分享」，但卻不是由郭博士單向地講述：他樂於邀請眾多學員一起交流研討，所以極有互動性，而我們也討論得非常熱烈。

活動主要圍繞着「生死」這個議題，郭博士首先就問我們：「你們認為人死後還存在嗎？」這個問題果然非常哲學，使人沉思不已。學員們大多也抱有死後還存在的希望，於是紛紛拋出自己的想法，但郭博士幾乎都一一回應、一一駁倒了。這下，卻使我們惆悵不已，難道人死燈滅，真的甚麼也不能留下了嗎？幸好，郭博士之後卻舉出了中西哲學大家的講法，繼續探討這個問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個說法，就是郭博士引用了新亞創校先賢唐君毅先生的理論：人死了雖然肉身不存，但是智慧、文化與精神卻能透過代代的承傳，無止境地延續下去。這使我們都鬆一口氣。不然的話，人生在世，短短不過百年，難道真的就如逆旅行人這般虛無縹緲嗎？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能長存世間的，絕對不是萬貫財富，更不會是滔天權勢，只有崇高的精神與非凡的人格罷了。新亞致力發揚儒家精神，而儒家正是「立人極」的一門典範。世有盛衰之異，時有窮達之別，然人卻無遇不遇之分——「君子達於道謂之達」，故「君子必在己者，不

必在人者也」，這些道理與智慧，不正是數千年前先哲們所留下的？

其實，早在這場講座前，我便看過郭博士的著作《定見之外》，書中討論了關於個人、社會乃至世界的論題，並大膽地提出一些激進的想法，例如當中有文章提到寵物對人並無感情（不過亦明確指出人要對寵物負責）、認為絕育才不會遺禍後代等等。看過該書後，使我覺得郭博士的見解獨到，且言論不拘一格。而在這次的分享會中，郭博士談吐幽默大方，與我們對話時絲毫沒有架子，倒像是三五知己的聚會。我想，這或許就是作為一個成功的哲學家需要具備的特質。



我們與死生的距離

死生之說雖是老生常談，但對於正值青春年華的大學生來說，其中的理論大抵都不過紙上談兵——不虛，卻也不實。誠然，要說年輕人較少經歷生離死別，這似乎不由年紀多寡決定；要說年輕人欠缺對死亡的感受和理解，可先生們亦只是在邏輯上離死亡更近；要說年輕人不用太早思考死病之事，但天災人禍卻又不由自己。然而，生死與我們的距離，真的有那麼遙遠嗎？

時逢一年之結，郭柏年博士在分享會上以哲學帶我們遊歷陰陽之間，認識死生之說。「肉體之死算死亡麼？」、「精神之逝算死亡麼？」、「被人遺忘算死亡麼？」，郭師兄以定義為始、習俗為例、思考為結，為我們道來數個關於死亡的迷思。爾後，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卻是「那怎樣才算生呢？」：假如精神擁有不滅的特質，那死亡又算是生命的終結嗎？假如一個人從來沒有精神，那他／她有「生」過嗎？面對種種繁複且難有結論的問題，郭師兄推介我們閱讀唐君毅先生的《人生之體驗續篇》中，〈死生之說與幽明之際〉一章節，以尋得半點頭緒。

由於篇幅所限，請容許我只節錄一段內文來簡單概括唐先生的思想：

「人的生活與精神之活動之成就，即成就在此物質身體之能力與自然生

命力之不斷耗費，以歸於死亡而不存在之上。我們可以說，人的生活與精神活動之逐漸成就，而由不存在走向存在；即依於人的身體與自然生命，由存在以走向不存在之上。……在此二存在動向中，人以其身體之走向不存在，成就其生活與精神活動之走向存在。」

簡單來說，人的身體死亡其實是為了成就人的精神誕生，此為死生之說。而兩個時空的人物思想之間的「心之相感」所達成的精神之延續，則為幽明之際。唐先生在書中以無言老師、將死之兵、命危的革命家等等例子，表達出只要生者當中有與逝者精神相互感通的人，就可以達致精神的延續。而這種不惜消耗肉體生命也要弘揚精神的心思是一種「在生前已超乎生死之上的精神，是斷然不能有死的」。

我以此提議，人的精神絕不只在身體之死以後才能彰顯，我認為人類生活的各種形態軌跡本來就是形形式式的生死交錯。宏觀如國家法律所規定國民生活型態的限制、微觀如學校對學生發展成長的期許，當中不同的規則都包含了各式各樣的人的意志，而當這兩個時空的人的精神相遇際會並得到共鳴，其心其意就理所當然地發展出一切人類生活之可能性。所以，死生乃在人生中不斷重複交錯之過程，而死生幽明又豈有異路之說，又豈因年歲而一近一遠？

中上環歷史散步

日期：2021年12月28日

領隊：丁新豹教授

丁新豹教授是著名歷史學家，對香港歷史及掌故都非常熟悉。這些年來，學人計劃的學員有幸蒙他帶領，多年來參觀過香港多處墳場，了解歸葬本地的名人之事跡，以及香港發展的有趣故事，乃至葬儀和本地社會政治史。在此謹再次感謝丁教授無私的分享和指導。

第九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31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獨特的歷史，香港亦不例外。香港從開埠以來經歷的時間不長，卻參與了近代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所蘊含的歷史內容豐富。奇怪的是，行走於香港的街頭，我卻難以將其與歷史聯繫起來。也許是人類的通病引致的，我們不會珍惜、不重視身邊的事物，包括「歷史」。

我們把歷史限制在書本之中，認為歷史就是要談中華數千年的文明。然而，歷史應是活的，也應是平近的。很多時候，歷史就存於我們身邊，我們卻對它視而不見。於二一年這個已經成為「歷史」的年份，在丁新豹教授的帶領下，我們在港島中上環一帶來了一趟歷史散步。旅程的起點是皇后像廣場，一路經過終審法院、聖約翰座堂、大館等地方，以東華醫院作結。

整趟旅程中，令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固然不少。然而，一塊小小的界石卻在我腦海中引起更多的思緒。這是一塊放置在遮打花園的界石，沒有任何特色，界碑上的文字經由歲月的刷洗已難以辨認，大概沒有甚麼人能說出它的名堂。即便是在網絡上搜索，關於它的訊息也絕無僅有。其實這塊界石的名稱是「干諾公爵基石」，本用於紀念香港填海工程。由於當時干諾公爵訪港主持動工儀式，於是就以公爵的名字命名。換而言之，界石身處的位置，本來記錄了填海的位置，

後來由於需要修建干諾道，於是把界石移到遮打花園。

界石的本義，是作為一種記憶裝置而存在。一旦脫離了填海的記憶和土壤，界石便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界石被搬離，放置於與其歷史毫不相干的環境，它的功能性便丟失了，我們永遠也不能再透過界石，了解填海工程涵蓋了哪些區域。更重要的是，我們切斷了它與歷史記憶之間的聯繫。這不過是公園中隨處可見的一塊普通石頭，還有誰會記得這是一塊記錄填海工程的石頭？遊人們隨意的一瞥，孩子們玩鬧的歡聲笑語，掩蓋了界石。它藏於公園的一隅，無人問津。大概等到某天，它又會被當作不知名的石頭搬到別處去。

我們的歷史，其實往往就在身邊，但我們竟毫不所察。如果我們不去維持這些歷史的記憶，那界石終將是一塊爛石罷了。

中區，是我曾經自以為熟悉的地方。晨光夕陽與華燈初上，無數璀璨絢麗的日夜週而復始地交替，人流不息地川流過中上環區的阡陌，多少歷史故事在擦肩而過的夾縫中悄然流過？

丁新豹教授首先帶領我們遊覽中區標誌性的景點，比如皇后像廣場、終審法院大樓、遮打花園等等，而每處景點，丁教授都會將其歷史娓娓道來。皇后像廣場原本設置的是維多利亞女皇像，惟受二戰影響而經歷了遷移。而為了紀念匯豐銀行總經理昃臣爵士，其銅象亦置於廣場內。至於終審法院大樓，楣飾頂部為英國國徽的皇家盾形紋飾，左上方和右下方各刻有三頭獅子，代表英格蘭和蘇格蘭，左下方的豎琴則代表愛爾蘭。而大樓兩旁各有刻字「E」及「R」，為「Edward Rex」的縮寫，象徵大樓建於英王愛德華七世在位時期。而遮打花園內有一塊紀念中環填海工程動工的基石，後被遷移。這些建築一直為香港人熟知，可原來小至銅象的方向、樓身的核字、路邊的一塊小石碑，也蘊藏着深遠歷史。

及後，丁教授為我們展示了香港島經歷填海前的海岸線。原來當時香港島並沒有現在般遼闊，許多土地是由填海而成的。第二次填海計劃被一眾臨海洋行擔心利益受損而反對，幸置地創辦人之一的遮打爵士出面遊說，才促成中環一帶的填海。而和平紀念碑上刻有兩次世界大戰的年份，

用於紀念所有戰爭殉難者。

登上半山後，我們到訪了東華三院平日不對外開放的殿堂，內裏金碧輝煌，莊重肅穆，令人肅然起敬。原來現在為人所知的辦學團體「東華三院」起源於一間太平山街的義祠，當時流落為無依人士和垂危病人的居所，其惡劣環境引起大眾關注，一眾華人領袖遂集資成立了香港第一所華人醫院。東華三院後來成為醫療、教育、社福的慈善團體，甚至多次在國內賑災，得光緒皇帝兩度御賜牌匾。至於為何現時東華三院的學校均位於新界？原來是當時東華三院為助港府推行平民教育而創立的。有趣的是，我們更在大殿中發現了何文匯教授提字的牌匾。

半日的漫步歷史遊有如穿梭在歷史時空裏，由一戰紀念碑到銅象日治時期，由洋行的民國時期到光緒皇帝的清末民初，令人神往。丁教授風趣幽默，把洋洋灑灑的歷史描繪得繪聲繪色，原來我們習以為常的一磚一瓦、亭台樓閣，都有其故事。《禮記·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櫛風沐雨的朝夕相逢中，我們與無數的歷史故事匆匆而過，但如若放慢腳步，凝神細看，那些習以為常的周遭，都有着古意盎然的故事靜候傾聽。凡來過的必留下痕跡，史實可以被纂寫，記憶可以被沖淡，惟土地紀錄下時日的遷變，在世事生生不息地上演、落幕的環迴裏，經年不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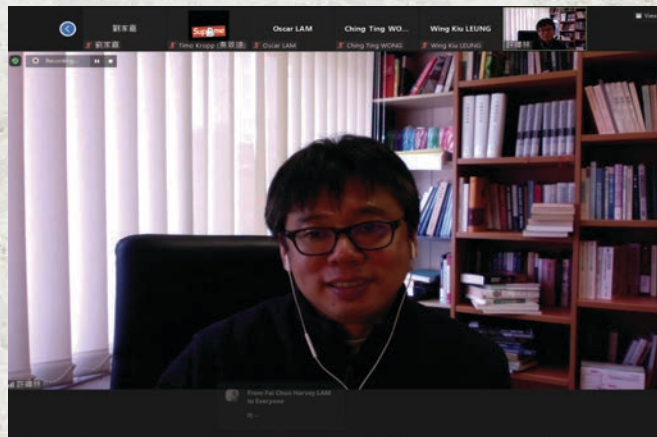


許暉林教授讀書會

日期：2022年1月21及2月18日

主題：明代短篇小說〈聞雲庵阮三償冤債〉及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第一節）
晚清章回小說《老殘遊記》（第二節）

zoom



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

梁啟超，《新民說·敘論》

國民身體醫療與身體改造 → 西方國家生理學

老殘的串鈴 → 中醫溫病學派

傳統醫學理論



上天有好生之德。由冬而春，由春而夏，由夏而秋，上天好生的力量已用足了，你試想，若夏天之樹木，百葉，百蟲無不滿足的時候，若由着他老人家性子再往下去好生，不要一年，這地球便容不得了，又到那裡去找塊空地容放這些物事呢？所以就讓這霜雪寒風出世，拼命的一殺，殺得乾乾淨淨的，再讓上天來好生。

第十一回

革命作為自然環境調節機制的一環

洪亮吉、1909 陸士諤《新野叟曝言》

釀劫運、開文明

甲寅之後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滿、漢之疑忌，盡皆銷滅。魏真人《參同契》所說，「元年乃芽滋」，指甲辰而言。辰屬土，萬物生於土，故甲辰以後為文明芽滋之世，如木之拆甲，如筍之發簾。其實滿目所見者，皆木甲竹簾也，而真色已應藏其中矣。十年之間，揮甲漸解，至甲寅而盡。真屬木，為花萼之象。甲寅以後為文明華敷之世，雖燦爛可觀，尚不足與他國齊趨並駕，直至甲子，為文明結實之世，可以自立矣。

第十一回



「新亞青年學人計劃」於二〇二二年初最先推出的活動之一，是一個古代小說讀書會。由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許暉林教授所主持，富有歷史意味。其實，這一屆活動共包含了相隔數月、分別舉行的兩場演講環節，並且各以不同文學材料作為探討基礎。

許教授為我們帶來的幾篇文本，幾乎都圍繞着生活在明清時期，且本身反映當時不同社會階層的虛擬人物，比如廣受人仰望的老醫師，或者淪落風塵的年輕少女。

眾所周知，明末清初之時，封閉上千年的封建帝國正走向內憂外患。來自大洋彼岸的各國軍隊，集中在皇帝統治的邊疆線外，加深對當權者的統治壓力，同時社會內部動蕩不安，平民百姓常遭自然災害。總之，這是一個相當不易的時代。在這樣悲慘的現實下，有許多有識之士，強烈希望逃脫外界回歸內在，倒是唯有執筆才能抒發內心的憂愁。於是，聞名全國的「明清短篇小說」文體便陸續地誕生了。

許教授為本屆活動摘選的故事內容繁多，其中包括馮夢龍的〈杜十娘怒沈百寶箱〉和劉鶚所著的《老殘遊記》，恰巧這兩篇也都令我印象深刻。若問其原因，我則會回答說，最大印象來自二者之題材儘管迥然不同，但卻深層裏穿透着同一種寓意。即當代

民眾，在極為僵化的禮教文化面前，日復一日地感受到的無奈，以及個人尊嚴尤其是性別尊嚴的缺乏。

如果參考近代台灣作家柏楊先生曾講過的話，或許可以將故事裏的種種悲劇，一同歸類於所謂「醬缸」現象。不論是後者小說中的人物，即走遍四海八荒，並從草根病人身上體會官場黑暗面的郎中老殘；還是前者書中人物，即生而為妓女尋求贖身，卻最終投入愛河之後，仍被親人當作物品出賣的杜十娘——他們的處境都同樣展現了以下道理：個體在傳統社會中，對抗結構性權利的必然失敗。

關鍵在於，這種權利未必是單憑自身努力便可突破，或者自己容易獲得的，而是當權者按照儒家價值觀作為意識形態，長期賦予給特定群體的「恩賜品」。實際上只有選拔精英人士的科舉制度，在這方面還保留着某種程度的流動性。

雖然如此，許教授在整個讀書會結束之前，給予計劃的學員一個「在黑暗中點燃希望」的最後提示。他樂觀地認為當代文人和知識分子，有意圖將他們對社會的反思和批評，引入他們的文學作品裏面。這個事實已經表明了中國人開始逐漸覺醒，並從我們如今的角度來看，象徵着不久後席捲而來的「啟蒙時期」的到來。



許暉林教授是我系現任老師，不幸我一直沒有機會修讀他的課程，而這次在學人計劃中，能夠兩次恭聽許教授的課堂，令我得到不少啟發。

兩場讀書會，許教授都會要求學員預先閱讀一篇古典小說，然後在讀書會時為我們以一個嶄新的角度去演繹相關文本，無不引人入勝。第一場閱讀的是〈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故事講述的是名妓與書生的戀愛故事。名妓杜十娘譽滿京城，許多王公貴族也為之傾倒不已，而她卻只傾心於太學生李甲。本來李生與杜氏兩情相悅，該當合秦晉之好，然而中途李生卻被利益所蔽眼，竟以千金之資將杜氏「轉賣」給鹽商之子孫富。結果，杜十娘一怒之下，帶着自己數以千金計的家當投河自盡。這個「錯嫁負心郎」的故事，許教授竟不是以「愛情」，而是以「利益交換」為線索去分析當中邏輯，認為整個故事是可以用「欠債」與「償還」的脈絡去概括。這不禁令我想起張愛玲的名句：「婚姻就是長期賣淫。」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論認為社會、人類的基礎就是建基在經濟之上，若果連「真誠」的愛情亦然，實在使人不勝唏噓。

另一場讀書會講解的文本是《老殘遊記》，小說記述了主角老殘在遊歷時的見聞，許教授為我們抽出了其中一條關於「治水」的線索去貫串全文。「治水」原本只是民生水利建設

之事，許教授卻將之引申之治國的問題，並認為小說正是以「治水」為喻，影射當時不堪的政治風氣。這亦使我想起《國語·周語》早有「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之言，亦正是以治水比喻有關言論自由的問題。

文學批評當中有「作者已死」的說法，亦即是批評家對文本的解讀，並不需要完全依據「作者」的說法，即使作者創作時沒有相關意圖，但只要能夠從文本中找出相關證據支持，自圓其說，便能成一家之言。許教授的兩場講座，正為我展示了文學評論家豐富的創造力。

時不與我，「杜李」由天

時逢萬曆二十年間，戰亂紛紛，糧餉未充，監生名姬，戀沈潞河。動盪時代下，才子佳人相遇相愛的故事實屬浪漫非常並難能可貴。可惜的是，戀愛種子早就逃不過被故事時代的脈絡和背景淹沒，而愛情花朵的枯萎亦已然注定。

想要知道這百寶箱為何難逃潞河之底，則必要步經財富在故事中相對應的關卡。故事之首，李甲受益於戰爭背景，援例納粟入監，落榜躍京太學生；及至中段，李甲鍾情妓院杜十娘，幸獲友人獻金，抱得美人歸家鄉；乃至尾聲，李甲苦慮嚴父之性情，下中孫富巧言，祈托十娘換千金。由此可見，李甲所遇到的三個難關：登科、贖愛、返鄉，作者都堅定地選擇以財富作為轉折的難關和解決的手段。

再者，當我們細心一看，更不難發現李甲都始終乏力主動以財富解決故事中的三個難關：入監的費用是李父支付的、贖身的費用是杜十娘和柳遇春籌備的、返鄉的費用是孫富提議的，而李甲則只是一直處於被動的位置。無獨有偶，與杜十娘連繫的價值則是直接與財富掛鉤：與杜媽媽對賭的贖身三百金、得孫富知音的聘娶千金、藏百寶箱內的文具萬金。所以，只要打從最初就把兩者面對的難關連線，我們就可以發現李甲與杜

十娘只能夠是有緣無份。皆因李甲並非依憑實力上京，而杜十娘的身分亦難被上流家庭所接受。由此，兩人相遇相愛只因時代的拉攏所致，而兩人分散分離亦任憑時代的洪流所摧。

通世警言與現代啟示

在故事的發展中，杜十娘的「身價」隨劇情節節上升。作者就好像要依靠着最顯淺易懂的方式一般，選擇了以最單純直觀的「價錢」來讓讀者明白，李甲選擇拋棄杜十娘是一個彌天大誤：因為杜十娘有着比千金更珍貴的描金文具，而且這萬金更能夠化解李甲與他家庭的矛盾，所以李甲拋棄杜十娘就是拋棄了兩全其美的結局。甚至到文章終段，當初柳遇春所捐贈的一百五十金亦經過杜十娘的報夢而升值成無價之珍，就好像做好事的回報只能以財富的形式來彰顯一般。這是最討厭的一種寓言，但這亦是他們在該時代下最無可奈何的悲歌。

即使是步經了數個文明發展的世紀，亞洲家長重男輕女的文化特質大抵都被遺留了下來，更遑論是處在明朝的文化脈絡。即使妓女為了取悅顧客變得能歌善舞，善於吟詩作對，這亦難以改變她們當時低下的社會地位。機靈勇敢者有如杜十娘，她那女中豪傑般剛烈的性格特質，亦只能為她的名聲添上幾分



賣點，卻不能令社會大方接受她的過去。唯一能夠令人接受的，就只有普遍適用的共同價值——財富價值。而生活在現代的我們，又有多少人能擺脫被「標價」的詛咒呢？

棋局已殘，吾人將老

另外，在《老殘遊記》的選節中，我們不難從劉鶚的用字當中感受到他對當時晚清內憂外患的擔憂和見解，以及感慨自己年事已高而無法對清朝力挽狂瀾的嘆息。好比第一回中，他把大船暗喻為晚清中國，各個階級的船員為官員一般：明明破損的帆船已遇險境，但乘客還遭受同船水手搶奪財物甚至殺害。此情此景實在是讓人不勝唏噓。但值得我們欣賞的是，即使作者眼前的局勢盡是滿目瘡痍也好，他也不忘以文字記錄目中的美好風景，例如第二回中：「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那江南風景，覺得更為有趣。」。以及其後描述白妞的聲音更是把無形化作有形的山峰、飛蛇與煙火，妙不可言。我深信這種在殘破時代中尋求和留意美麗風景的觸覺，是每個期望美好願景的人都應該學習的一棋局雖殘，吾人有後。

兩場線上的讀書會分別圍繞兩本明清小說展開，但許暉林教授在會上所講內容並非僅僅局限於文章本身，在老師的引導下，我們以小說作為社會觀察的窗口，試圖挖掘故事背後更加深入和廣泛的歷史文化議題。

第一次讀書會所讀的兩篇短篇小說〈閒雲庵阮三償冤債〉及〈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均為愛情悲劇故事，受到身分地位的制約，阮三與玉蘭一對佳人相愛而不能相戀，深究背後原因，是要償前世情債，而作為一個堅貞不屈的青樓女子，杜三娘同樣難逃命運束縛，被富家公子賣給他人，在絕望之下將百寶箱拋出，縱身躍入江中自盡。

這兩個令人唏噓的愛情故事縱然有不盡相同的發展脈絡，他們所反映的價值觀念和時代議題卻具有統一性。許教授在這裏向我們詳細講述了明代中後期商業發展與社會流動之間的關係：明朝商人階層發展迅速，他們通過經商聚集社會財富，但受到傳統觀念影響，社會地位普遍較低，與此同時，明朝進士取錄率低，士大夫階層儘管受人尊敬，無奈受自身經濟實力制約，這一對互補的關係在現實中很輕易地便結合在一起，各取所需，形成由商人贊助士大夫的士商混同局面。

在這個過程中，伴隨着士階層的自我焦慮，也夾雜着商業邏輯的萌芽。杜三娘的悲劇結局在於難逃身分

捆綁的宿命感，而李甲不忠的買賣行為受到社會道德和良知的譴責，他最終「鬱成狂疾，終身不痊」，符合封建社會下所維護的階級和道德觀念。在阮三與玉蘭的愛情中，故事的結局落腳在償還情債上，而債務本身就是商業邏輯的體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商業發展對於社會觀念的塑造和改變。

第二場讀書會所講的文本《老殘遊記》實則是作者的半自傳，文中多處採用暗喻手法講述現實世界的問題，生發出對於社會治理的思考。文中有關治水問題的討論就與維新派的政治主張緊密相連，在作者劉鶚看來，革命猶如洪水，雖然具有毀滅性的影響，但對於當時中國歷史的發展是必須的，革命的洪水將會帶來養分，是「文明芽滋」的必要之惡。

經過許教授對於文章的深入剖析與串連，經典小說被賦予了文學性之上的意義，這也為我們日後閱讀小說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路，小說的創作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它脫離不了現實生活和價值觀念對人思想的塑造，同時，廣為流傳的文學作品也可能作為加深甚至是塑造社會想像的重要力量。



中國古典小說是中華文化海洋中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小說」的定義是以刻畫人物形象為中心，通過完整故事情節以及環境來體現社會生活的文學體裁。閱讀小說，不單單作為一個平時文化休閒的方式，更是一個間接瞭解小說撰寫當時社會環境的重要途徑。2022年初，作為今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學員，有幸與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許暉林教授一同開展兩次讀書會討論，受益匪淺，更覺中國古典小說的文化要義深長。

這次讀書會主要圍繞三部小說著作節選展開，分別為〈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閑雲庵阮三償冤債〉和《老殘遊記》。這三部分別來自明代及清代的小說節選很巧妙的辭藻中，完美融入了當時的社會情境及社會文化——人物設定、矛盾設置、情節植入，甚至在於小說編撰的思維模式，都蘊含了深入的心理因素，完美地詮釋了明代末期以及清代的文化基調。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節選自《警世通言》，淺淺閱讀，其辭藻間似乎表現的是淪落風塵的下層女子對於愛情及幸福的熱烈追求，直至理想破滅、悲憤自沉的故事。仔細閱讀，實則表現出當時封建社會制度對於婦女的侮辱殘害，間接地表現出封建社會制度下道德的虛偽冷酷。

〈閑雲庵阮三償冤債〉這篇來自《喻世明言》的節選，講述才子佳人的故事，但結局並非與以往類似題材

相同，才子佳人並未終成眷屬。作者巧妙地通過這篇故事，表現出當時明代末期人性解放的思潮與時代限制的碰撞，小市民知識份子相對軟弱的內心與當代思想文化進步的聯繫，若細細品味，體現的可謂是淋漓盡致。

《老殘遊記》則講述被人稱作「老殘」的江湖醫生在遊歷中的見聞及作為，他亦是體現作者思想的主要正面人物。閱讀時可感受到文筆間的寫景如畫、敘事如臨、述人入面的氣息，但在這豐厚蘊意的文筆之下，更是毫不苛刻地體現「清官」苟政的暴虐，反映作者對於同情民生疾苦的比較進步面，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義和團的反侵略戰爭的核心思想。篇幅間，主角老殘「的串鈴搖晃着」伴着隱約的鈴聲，似乎也串聯起晚清的社會生活圖及民間百態。

歷史社會文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包括但不限於社會文化建築，更在於當代人們的思想，甚至造就了中國敘事藝術的範式與成熟。中國古典小說的敘事終究難以脫離當時歷史話語的敘事模式，通過仔細剖析不同歷史的古典小說元素，尤其是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兩個顯著性的結構特徵（「聯綴性」結構及「頭回」故事運用），讀者可以體會到文字所翻湧的歷史氣息。參與許教授的兩次讀書會，給我們帶來了中國古典白話小說的全新理解，這也是一種獨特的東方文化——中國的語言文學，所獨特而又強大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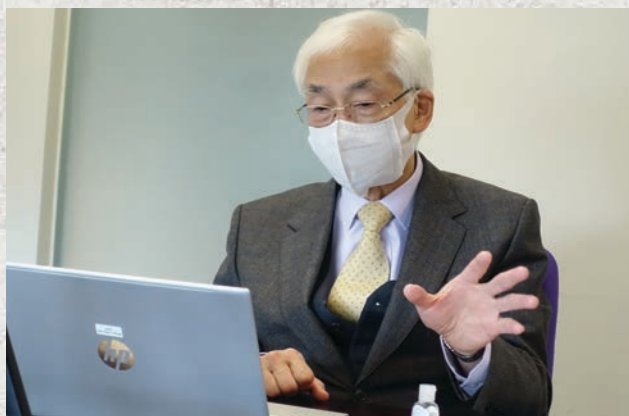
中文（平仄及對聯）工作坊

日期：2022年2月25日及3月11日

主持：何文匯教授

zoom

中大前教務長何文匯教授是本港著名學者，學識淵博，過去多年致力推廣粵語正音和《易經》研究，特別是曾在教育體制推行「粵語正音運動」，提倡以《廣韻》為準的正音。他向學員講解「天籟調聲法」的原理和辨別平仄的方法，並講解如何藉此欣賞詩詞和對聯，更指導同學如何創作對聯。何教授是青年學人計劃的重量級導師，邀得他作義務導師實是書院之幸。



「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終究落幕之前，我們學員有幸參加我校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榮譽教授——何文匯教授的「中文平仄及對聯工作坊」。從很早開始，他不僅在香港本地文化界擔負着可觀責任，而且對粵語正音的傳承向來關懷甚深。當天何教授所講授的主題，簡單而言是關於中文的傳統學習方法，包括基本的理論原則和應用規矩。實際上它還涉及了三個相連環節，即如何區分聲調平仄、如何正確運用被稱為原始拼音的「反切法」，以及如何解讀近體詩格律。

首先要注意的是漢語之間在聲調方面的特性。與現今所普遍使用的國語或普通話不同，粵語仍全面保留了所謂的「九聲」。因此，它在聲調面貌這一方面算是離中古漢語最為相近的現代方言。如果更加仔細地觀察，亦可發現粵語的聲調內部存在兩種類別，即獨含平聲的平調和包羅上、去、入三聲的仄調。兩者再分為陰聲和陽聲。於是，便有了此外另含中入一聲的四聲九調系統。這些聲調主要是按照其音階高低，及收音是否閉口來區分的。在說明基本的理論知識以後，何教授緊接着為我們介紹了「天籟調聲法」的規則和永恆實用性。他透過幾張調音表，分別列舉出串連陰平到陰入、陰平到中入及陽平到陽入三行單字組，然後字正腔圓地唸出相應的粵語發音。我們明確地意識到，每一組字的口型均不變，韻母和韻腹的元音也保持原樣，唯獨耳朵裏

響起的聲調一直在變化。即使許多這樣調出的音是沒有文字的，並且對此等方法本身來說，更適合依賴聽覺來識別世界的小朋友。但是，它基於邏輯規律的實質使用優點，肯定是無法否認的，例如入聲字的收音，都可以參照固定規則推理而得知，何況也是有科學根據的。

試問平仄傳統分法的具體用處還有甚麼。何教授解答說，以上理論有助我們正確查閱粵音字典。通過所謂切音方法，我們只需對比兩個已熟字的不同音素，便可以直截了當地「切出」（或合併出）任何陌生字的發音。基本規矩的口訣如下：上字取聲母，下字取韻母，上字辨陰陽，下字辨平仄。作為整個活動的亮點，何教授當天甚至再延伸出一點，講述了所有知識和方法，在現代生活中的潛在應用場景，即對聯和詩歌寫作。這種文學體中最常見的近體詩是具有一定格律的，而這些格律又可分歸不同起式，各由五言（五個字）或七言（七個字）構成，其中平仄調必須按半固定、半可變的組合方式排列。因此，分辨平起（平調開頭）和仄起（仄調開頭）的最好用技巧，只能是分析每第一句的第二個字，因為根據何教授補充，古代作詩的另一條規律說道，「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名」，意思是不管詩句是「五言」還是「七言」、平起還是仄起，所述第二個字永沒可能發生不合規矩的變化。

除此之外，這次活動，何教授不僅帶我們解析幾首經典古詩，還鼓勵我們自己出門時留意一下大街小巷所貼的春聯詩句，方便我們下次匯聚一堂，供大家一同探討並欣賞其音韻結構及背後意境。總之我深信，何教授的細心教導，對我們定會終生受用。



由何文匯教授主持的對聯工作坊，是我一直所期待的活動。活動上，何教授先教授有關粵音九聲的知識，然後再講解對聯的平仄要求，最後再輔以一些實際例子，為我們展示對聯的藝術。

作為中文系本科生，當然早已掌握對聯與平仄的基本知識，不過有謂「溫故而知新」，何教授的介紹，既喚起了我以前上課的回憶，也使我重新審視在這方面仍然存有的缺陷。

對聯的創作易學難精，並非一蹴而就。以往我寫作聯句時，多關注用典的妥貼、措辭的雕琢，有時反而過猶不及了。何教授在工作坊上，就提到上好的對聯宜平易近人，雅俗共賞，最好是有一些精警的句子，使人望而興懷。何教授當然不只是紙上談兵，他還以自己的幾副對聯為示範，令我印象深刻，以下使用我淺薄的見識來述說一下相關句子：

「一水東流，兩岸都成新市鎮；眾山環抱，四時猶帶舊風情。」

這副對聯是何教授在1987年為沙田公園正門所作的楹聯。此聯淺白易明，卻又不失雅緻，非常能貼切沙田的景象：城門河向東流去，它的兩岸早已發展成為新市鎮，矗立着許多高樓大廈；而在這樣城市化的地方中，四周卻被不少山丘圍繞，猶自帶樸實

的舊日風情。

「西母不能臣，域外龍兒，幽恨敢隨孤夢去？」

離人應已老，村中燕子，多情還覓故城來。」

這是教授在2004年於九龍寨城衙門門口所作的。西母是西王母，借指英國維多利亞女皇，在殖民地時期，九龍寨城因故並未割讓予英國人，後來變成「三不管」的地方，故言「不能臣」。「域外龍兒」指身處殖民地的中國人，它們每夜思鄉，即使回歸後，這「幽恨」仍未能就此隨着「孤夢」的消逝而消逝。

九龍寨城後來重建，所以要重新安置當地居民，故言「離人」（「離」為南方之卦，巧妙地借對了「西」）。在教授遊覽當地時，公園早已建成許多年了，所以當年的居民「應已老」，只有寨城旁邊村落的燕子，不知時移世易，還多情地尋覓舊城舊人來。

在我入讀中文系前，早已聽過何教授的鼎鼎大名，這次得以瞻仰其風采，得其指點一二，實在獲益良多。

停半分鐘聽一正音

今年，「新亞青年學人計劃」一如往常地邀請到在粵語正音界素負盛名的何文匯教授來為我們講授粵語中有關平仄和對聯的知識。雖說何教授已經為計劃開講數屆，但是我仍然能透過螢幕感受到何教授對傳達粵語正音的熱忱。即使何教授曾在影片串流平台上多次分享粵語的平仄、聲調、調聲法和押韻知識，但是他仍然不厭其煩並古道熱腸地為我們細心介紹粵語的獨特之處和有關方言的歷史背景。

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便是何教授在講解天籟調聲法後，便要求我們每一位說出我們名字中的音調所屬何聲何調。以我的名字為例：「林」為陽平；「天」為陰平；「一」為陰入。我本認為自己的名字，自己本當最熟悉不過。但是在認識四聲九調以後，我才開始感受到原來把字讀對聲音的時候，自己名字的發音竟然可以如此鏗鏘有力。及後，把天籟調聲法應用到不同文字之上，更是發現對聯當中押韻的有趣之處。我以前看到對聯的時候，總會想到一些自以為更加適合的詞語來為其中的句子置換「新衣」。但是，了解對聯的基本規則以後，才發現自己以前的用字根本是一塌糊塗，例如上聯的聲調是「平平仄仄平平仄」，那麼下聯的聲調則需以「仄

仄平平仄仄平」來對應（亦有「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的規則，但先不作談論）。

「聽、說、讀、寫」是掌握一門語文所必需要跨過的四道門檻，而四種元素又環環相扣。嬰兒時，我們聽父母長輩之言而牙牙學語；成長後，我們讀先生聖賢之書而寫文造句。然而，誕生於千禧後的世代卻迎來了科技發展的爆發點，各式各樣的電子設備從孩提時代就充斥在我們的左右。為了方便傳遞訊息，我們會在各種電子設備上使用語音輸入、鍵盤輸入，甚至是發送語音短訊到通信媒體上。與人溝通變得前所未有的方便，甚至地域和時間都不再能夠束縛人們傳達訊息的意願。可是，這種便利有效的溝通方式的代價，卻是我們對傳遞訊息當中那種咬文嚼字的態度和意識。

時至二〇二四年，香港中學文憑試的中文聆聽和口試的評核部分將予取消，而「聽、說、讀、寫」的重要性亦在這個教育制度底下被判定了「高低」。再者，也許居住在現代社會的我們早已適應科技在溝通上帶來的便利，並對咬文嚼字和揣摩字句的作業感到吃力吧。但假如我們擁有為自己珍而重之的字句停半分鐘的意識，相信我們也能夠保留對人類文化的一分關懷吧。

最後再次感謝何教授特意贈送的書本和內容豐富的分享。



粵語，是我們每天反覆使用的語言，可真正細味其中的又有多少人？

傳統漢語的音調有四聲，即「平」、「上」、「去」和「入」，而「上」、「去」、「入」三聲稱為「仄聲」，與「平聲」謂「平仄」。而粵語有九聲六調，九聲為「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上」、「陽去」、「陽入」和「中入」，六調則為六種音高。

創作對聯講求對仗工整，平仄押韻合乎規律。粵語在研究對聯、詩詞歌賦時十分重要，皆因古時的語言比起普通話更接近粵語，許多名作需要以粵語朗讀才能體現其押韻和韻味。比如杜甫的《客至》中，「來」、「開」、「醅」和「杯」以粵語朗讀才能展現詩人的匠心獨具。

何文匯教授是知名的粵音研究者，他在工作坊前首先出了一道課題，讓我們嘗試為上聯「燕來不誤東西屋」續寫下聯。為解此題，我花上一星期時期研究平仄押韻、詞性等學問，從中發現其趣味。我很快就決定以「雁」對「燕」，以「去」對「來」，以「南北」對「東西」，以「風」對「屋」，惟「不誤」一詞實在精煉到位，我絞盡腦汁，終於在工作坊開始前完成下聯：「雁去且隨南北風」。何教授及後亦提及創作對聯不單要工整，更要呈現意境和深度。「狙擊難分正副車」

這句下聯是當時最為傑出之作，採用了張良刺殺秦始皇時誤中副車的典故，更講述了許多有趣的歷史知識，令人神往。

及後，何教授提到現時中小學的中文老師未有深入講授粵語，又何以謂之「教中文」，又感慨那些教師不少是自己的門生，感到慚愧。修讀中文教育的我頓時自慚形穢，我儘管喜歡閱讀小說，可中文修為、用字遣詞的功架卻遠遠未及理想。何教授對於中文教育的現況痛心疾首，卻以一句自慚之詞作收尾，其品性修為、師者之儀實在令人折服。但願我在將來從事中文教育的志業時，仍不忘初心，謹守為師之責，傳揚中文之根本。

注：感謝何教授贈書一本。

提起對聯，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從小學時期死記硬背的《唐詩三百首》，到逢年過節大街上滿掛的春聯，甚至門宅公園隨處可見的楹聯。可以說，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總會或多或少地接觸到對聯。然而，述及對聯背後的深意，卻只可謂一知半解。此次藉「新亞青年學人計劃」之機會，有幸參與由何文匯教授主持的「中文平仄對聯工作坊」，讓我對這平日熟視無睹的藝術有更深了解。

工作坊之初，何教授逐一教導學員如何判定粵語九聲之平仄、調聲方法等。每位學員都嘗試為自己的姓名調聲，在實踐中一步步逐漸掌握九聲之微細分別。何教授更指出平仄是詩歌的基礎，詩歌格律對每字每句均有嚴格的平仄要求，絕非字數相對、意思相通便可。而現今的粵語聲韻與古音較為接近，以粵語朗誦詩歌，可體會到文字以外——音韻上的調協美感。

在第二節工作坊前，何教授留下了聯首，予我們淺試創作。縱只是寥寥數字，亦讓我們感到舉步維艱——既要符合平仄格律要求，又要通達合理、言之有物。尤其聯中所含方位詞，甚是難對。在討論與方位詞有關的對聯時，我們發現除了工整嚴謹的實用性對聯，其實還有數之不盡的遊戲之作，讀來妙趣橫生。如常見的方位詞「東西」，歷代就常有語帶雙關之意，

用來暗諷別人。

略為點評學員作品後，何教授分享了幾副位於香港各個公園的對聯，以賞析其背後的用字格律、內容寓意。當中，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九龍寨城公園衙門的楹聯：上聯「西母不能臣，域外龍兒，幽恨敢隨孤夢去」，下聯「離人應已老，村中燕子，多情還覓故城來」。平仄節奏相對，自然不在話下。當中以「西母」對「離人」，看似方位詞不對，其實借用了《易經》中「離為南方之卦」的意思，甚為巧妙，而上聯言及英治時期九龍城寨的獨特歷史，下聯則描繪其回歸後的今貌。一言半語，訴盡古今之變。懸於衙門，實是生色不少。經何教授一番解釋，我們都對這門博大精深的學問為之歎服。

雖短短兩節的工作坊難以完全窺探對聯的精妙，但卻開拓了我們欣賞對聯美學的眼界。在傳統中國文化中，對聯佔有十分重要的席位。春聯、楹聯、賀聯、輓聯等，都是不同場所中常見的元素。而文學作品如詩詞歌賦、八股駢文，都可見平仄對聯的身影。對聯，可謂是中國語言中獨有的一場文字遊戲，透過音韻調協、字字珠璣的形式，傳神生動地盡錄世間百態。日後漫步香港之際，不妨嘗試欣賞近在咫尺的對聯，細細咀嚼，或會發現文字背後的另一番風景。



魯迅曾描述漢語「字音美以感耳」。中國文字是一塊文化瑰寶，而文字所不可脫離的是其發音，作為普通話母語者，對於魯迅所描述的「音美以感耳」，我最初的理解僅僅為普通話的四個聲調的聲調之美，然而這次有幸參與何文匯教授所主持的工作坊，讓我瞭解到中文字發音的曼妙之處，漢語的音美遠不至於四聲，更加深入認知了漢語文化。

何為「平仄」？

平仄，指平、上、去、入。普通話的四聲分別對應陰平，陽平，上聲以及去聲，但其遺憾之處就是平分陰陽，失去了「入」聲，也因這一點，運用普通話唸詩，或許並不能完全表現出古人的要求，唐詩按照中古音韻來填字，作詩即為填空，但由於普通話所遺失的「入」聲，詩詞本身的味道並不能完美的表現。然而，粵語是一門幸運的方言，四聲九調（四聲對應平上去入），相比中古音四聲八調，還多了一個「中入」聲，和中古音十分相近，同時亦保留了「t」、「p」、「k」收音。所以，運用粵語朗誦古代詩詞，可感受到另一番富有的韻味。

談及方言

中國方言豐富多樣，但是從平仄角度理解，不同的方言又有着極大差異。南方方言多樣，廣西方言大多有

十一聲，而福建方言大多為七聲，但最重要的是方言的構成，是否含有平聲、入聲、上聲、去聲；若幸運的保留了「入」聲，其「入」聲的蘊意也未必一致，例如上海的本地方言和廣東粵語都幸運的保留了「入」聲，但上海話的「入」聲是一個裝飾音，「k」與「t」的收音並沒有廣東話明顯；從而相較廣東話而言，運用上海話朗誦古詩詞就相比粵語朗誦少了些許神韻。

聯繫清朝科舉考試，詩詞、對聯等都是其考試重要內容，正由於詩詞需要運用到中古音韻來填字，雖說朝廷講官話，但若想在科舉考試有着傑出的詩詞表現，還是需要對方言有着一定程度的瞭解。

通過這次詩詞工作坊，中文平仄、中古音調、粵語的幸運曼妙、各地方言的異同這些對於中國古典詩詞的影響力，無一不讓我對漢語的博大精深又多瞭解了些許。

國畫工作坊

日期：2022年4月22日

主持：梁硯奴女士

zoom

梁硯奴女士肄業於珠海、浸會、新亞研究所等校；能仁書院藝術系畢業，從事教育近五十年，華夏書院前校監。香港：中國美術會、水彩藝術學會、海濤彩墨畫會、文化通行國際藝術總會等四會顧問。



「觀畫賞詩」自古以來就是華夏大地的國粹文化及民間喜好。由漢至今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的文人雅客，皆慣用筆和墨繪述眼前景色對自身內心世界的影像，並配合斟酌推敲後的優美詞句，為其注入富有靈魂的意象。而我們本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學員們，恰於農曆春末立夏之際，有幸結識本港畫師梁硯奴女士。她帶領我們走進這一高尚的傳統文化，進一步打開我們通往鑒賞分析中國畫的大門。

如今普遍所聞的「國畫」這一概念，從字面上看似簡單明瞭，實質卻為包含神州各地畫風和繪畫流派的統稱。由於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各具特色，每個地方滋養的人才對周遭世界的認識也或同或異。這些偶然會大相逕庭的視野，尤其明顯地體現在宣紙上的一筆一畫上。然而，多年在海峽兩岸之間奔波的梁女士，不僅喜愛着比較寫生的嶺南風格，更是對西洋派的水彩畫一往情深。與我們相聚的那天，她熱心地分享了許多理論知識，同時還闡明了繪畫藝術的基本原則，譬如在繪畫過程中，精神詮釋與真實反映的權衡。她認為「畫」不應該是純記錄性的，而是表面相似，實質卻妙在「似」與「不似」之間，既表達原作者的主觀意念，亦給予人意象上的浮想空間；換言之，觀畫要隨己心。因此在講座

中，「表現」不等同「再現」這一深刻道理便多次被提及，我們也對此牢記於心。初學畫家應從培養寫實功夫做起，仔細描摹眼前之物，然後在熟練掌握技巧的基礎上，逐步遠離教材靠向意念，這樣方可培養出特色鮮明的筆觸墨韻。這雖然聽起來頗為簡單，不過實行起來卻相當困難。而梁女士在接下來的示範中，卻憑借着最令人驚艷的姿態，證明了其勵志話語的可達性，以實際行動充分展現了自身專業的境界高度。她選用了三大題材之一的山水畫類，看似毫無準備卻又得心應手，揮筆畫出了一幅囊括山、樹、河、鳥等元素的即興之作，別具匠心，讓人身臨其境。她首先以普通線條勾勒出風景輪廓，其次運用特殊筆法塑造紋理細節，最後着墨添上「濃」與「淡」的影調，來襯托背景中模糊的近水遠山，和前景裏清晰的孤獨人像。尤其貼心的是，她全神貫注，在邊講邊畫之餘，還細心提醒我們日後練習時「唔好落位」，即避免所繪之物接觸畫紙的地面。當然，也不能忘記題下符合畫意的詩詞作為結點。

總而言之，本次由梁女士指導的活動，突顯了繪畫藝術可以作為自我表達的工具和渠道的作用。如今的我們固然應掌握傳統技巧，但同時也不能拘泥於規矩，應參照心裏內在的印象，描繪出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幻想

和期盼；可謂中庸之道。中國琴棋書畫的精髓，均圍繞着人、自然和生命關係的哲學思考，故不論我們天生手巧與否，只要敢於嘗試墨色之深淺濃淡、筆畫之密集疏散，那紙上浮現的層次感，必定會來得輕而易舉且順其自然，猶如陰陽兩氣那永恆轉化的宇宙力量。



本來期待着「國畫工作坊」可以像上學期的各個工作坊般，能夠實體進行，可以自己下筆嘗試一番。可惜疫情嚴重，只好改為在線上進行。當被通知國畫工作坊會改為在線上進行時，我一直再想究竟會以甚麼樣的形式來進行？我們很難在線上跟着一起畫，如果是只講述國畫的理論，又怕會虛無縹緲；如果整節工作坊都是國畫的作品介紹，又怕自己會不懂得欣賞。

最後這節工作坊的體驗是喜出望外的，說實話，短短兩小時根本不能實質掌握一些技能，但從中參與了梁硯奴女士的一次創作。梁女士一邊向我們介紹國畫的技巧，一邊即席示範。說起樹，就在紙的左邊畫下了樹；說要在樹下加些小草，用筆輕輕點幾次，樹下又有了小草的陪伴。接着設計右邊的部分，說希望有人在畫裏，便安排了一個坐在石頭上指着天的人。那既然人指着天，天上也應該加點東西，然後天上便有了飛鳥。一切的創作都是即興的，很難得能夠參與到一次即興創作的過程，畫國畫不只是為了留下傳世名作，國畫只是一個藝術媒介，不管是抒情、寫景，都「任君選擇」。有別於平時對畫作高深難明的印象，參與即興創作的機會十分難得，從中亦感受到梁女士對國畫的熱誠，希望盡量把國畫的基本技巧都分享給我們。

本次國畫工作坊得以在疫情之下順利舉行，實屬不易，十分感謝書院的努力籌備，讓我們得以透過鏡頭，看到梁硯奴老師現場即興創作國畫作品並細緻闡釋作品的構思與筆法等相關細節。

與西方更為寫實的繪畫藝術不同，中國的國畫，無論是人物畫還是山水畫都更側重於寫意而非寫實，好的國畫作品往往能夠站在一定高度多角度地觀察事物，畫出對事物的體驗感和個人志趣。梁老師從一個作者的身分出發，講述自己的創作歷程，所思所感所悟，為我們提供了國畫欣賞和練習的方法，以及超越畫面本身的思想與人文情懷。

梁老師本人有着豐富的求學經歷，在繪畫方面學貫中西，融合各家之所長，形成了偏向寫實的嶺南派繪畫風格。其作品風格多變，既有傳統的墨筆山水畫，也有采風時創作的建築和風景臨摹，其中筆觸稜角分明，色彩明艷鮮活，使都市的現代氣息躍然紙上。

在講解作品和繪畫思路時，老師也特別與我們討論了她對於繪畫與紀錄現實之間關係的理解。在她看來，繪畫不應該是全然的寫實與紀錄，如此的作品只能做到形似而缺乏了意趣，一個優秀的作者和觀賞者更應該看重的是畫面的觀察角度、描繪重

點、帶來的主觀感受以及所保留的聯想空間等。

梁老師的講解讓我認識到，繪畫應當是在純熟技巧之上靈動自然的表達，並不需要拘泥於形式。在工作坊的下半段，老師拿出紙筆作現場演示，只見她用幾支不同型號的毛筆和墨水調出深淺不一的色調，在畫紙上勾勒填塗。寥寥數筆，一幅由遠山、樹木、河流、人物、鳥雀等構成的畫面便已經作成，作畫的過程看似隨性，但呈現的最後作品中各景物遠近關係得當，和諧自然，恰如其分地出現在畫面之中，一個簡單人物的背影更是為整幅畫增添了故事性，給人想像的空間。

本次繪畫工作坊讓我們看到了梁老師作為專業畫家「筆隨心動」的高超繪畫技法，同時也近距離地體會到繪畫的趣味所在。作為一種向外界表達的方式，經幾千年流傳至今的國畫藝術以其獨特的形式存在，是一項有溫度、有靈魂的藝術。



在欣賞及講解了國畫基本背景後，梁硯奴老師便即席作畫，為我們示範各種技巧。只見老師徐徐鋪開畫紙，壓好紙鎮，倒出烏墨，執上毛筆，便氣定神閒地構思題材。老師先以大筆勾勒出老樹的粗幹，蘸水落墨，便是枝葉繁茂。隨後細密幾筆，便點綴出遠近有致的草叢。繼而以精細線條勾勒出一個小人，又為其所處之地添上黝黑大石作依靠。順着小人的目光，只見大片清水中淡然浮出連綿遠山，在雲霧中若隱若現。一景一物逐漸躍然紙上，彷彿順着故事情節有序出場般，一切都水到渠成。

我亦嘗試跟上老師的指導，依次畫粗細線條、用濃淡墨水。畫到後面卻發現空間不足，使得比例奇怪、位置錯亂：遠山長在了小人頭頂、作為裝飾的草叢佔據了整個畫面、沒有位置的大石只得蹙縮在畫面一角……胸無成竹，又怎能妥當編排？縱然手忙腳亂，但作品仍要繼續完成。

在思索應為此作題上甚麼字時，老師決定在小人所指處，畫上一對飛鳥。再簡單不過的線條，兩筆即成。然而令我想不到的是，老師以「喜見群禽棲有所」為題字。一下子就把這最後加上的飛鳥，烘托成全畫的重要角色。這令我重新思考此畫的重點所在。老樹、草叢、石頭、遠山，皆是無情物，唯有小人與飛鳥，為畫面帶來活潑生氣，所以才成為全畫的重點吧。

這使我體會到，國畫最終希望帶出的，仍是一份人文關懷、人文意境。從老師最後的題字中，便充分可見其以「人」為主軸的觀察角度，故作畫題字，都是希望表情表意，藉此帶出自己的心境、思維、理想。如傳統山水畫，群山環繞、綠樹成蔭、水波激瀾。當中的人物畫得十分細小，甚至只見草亭茅屋。或許承載的就是一種隱居山水、回歸自然的思想。不同於西洋畫的濃墨重彩，國畫所描繪的事物只求神似、不求形似。水墨交融便是連綿山脈、簡單線條即是飛鳥、疏密有致的粗點便是樹影婆娑……最後更以題字或題詩，點明心志，為畫面內容錦上添花。只要心有所想，便不用拘泥於畫紙墨水，權將其當做抒發己見的渠道便可。

回頭再看我那笨拙的成品，竟也看出幾分可觀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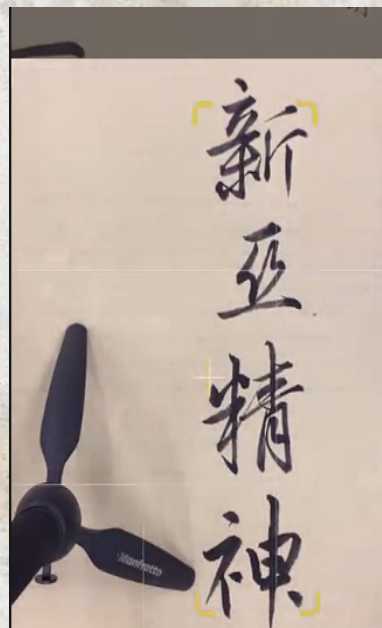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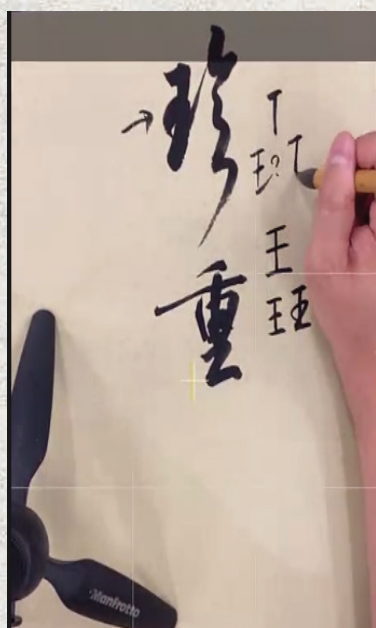
中國書法分享會

日期：2022年4月29日

主持：徐沛之博士

zoom

徐沛之博士畢業於中大藝術系，及後取得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碩士及博士學位。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藝術及設計課程統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兼任講師。徐博士分享他書法創作的心路歷程，並教授寫字的方法和技巧，又透過親身示範和指導，讓同學更能掌握寫字的要訣。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我們「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同學透過Zoom網上平台向新亞校友、著名書法家徐沛之博士請教關於中國書法的各種問題。

首先，徐博士闡釋了傳統書法的歷史來源和字體演化過程，亦介紹了從事書法藝術的必備工具，比如眾所周知的筆、墨、紙、硯。接下來，他通過自己過往所公開展示的多幅作品，深入細緻地說明他對該創意行業的理念和展望。播放的簡報全程配有許多圖片，使整個活動變得生動有趣。

我們從徐博士的講述中瞭解到，他無意把書法當作展示個人素養與風度的工具，而是希望自己也能為書法的傳播盡一分力。因為在他看來，書法是人們抒發感情與表達幻想的一種藝術的圖像表達方式。他希望書法能夠突破傳統規範的束縛，成為更具創意的表達手段，同時更加注重書法能緩解壓力、舒緩情緒的特質，即把書法創作視為調節身心、修身養性的助力。此外，他還希望能夠打破外行人把書法視為精英階層藝術的錯誤觀念，並打消我們對書法入門的疑慮，畢竟書法原本就是由普通民眾創造出來的。

實現這一抱負的最好方法，當然是鼓勵我們親身實踐，因為在所謂正

規字體當中，行書和草書應屬於較能形象地表達「擺脫框架」、「放飛自我」等視覺感受的兩種字體，所以相對適用於上述目的和場合。或許是為了讓我們盡快熟悉書法創作的過程，並獲得些許成就感，徐博士當天還是選擇了楷書來展示中國書法的韻味，而我們各位學員則在一旁目不轉睛、興致勃勃地觀看。這樣正好方便了我們這些新手，隨後我們臨摹並創作了我們自己的「處女作」並在網上與各人分享。

闊別書法多年，再次翻開宣紙，執起毛筆，倒出墨水時，竟有種無以名狀的熟悉感縈繞心頭。執筆的姿勢已然生疏，小時候縱使熱愛中國文化，卻未有練出一手好書法，實屬遺憾。與徐沛之博士相聚暢談書法、藝術時正值晌午，柔和的日光從窗台灑落，映照宣紙上還未乾涸的墨水，好不愜意。

徐博士向我們分享從前求學的經歷，又展示出他的畫作，當中「彈開」二字的書法作品靈感源於疫下社交距離，緊貼時勢，令我眼前一亮——原來書法家、「藝術家」也有「貼地」的一面。細聽之下，徐博士更將流行歌曲《陀飛輪》、《高山低谷》的歌詞寫成書法，行雲流水，氣勢如虹，現代潮流與傳統藝術融合，別有一番趣味。分享作品更有蚊、飛蟻等畫作，繪畫動物是屢見不鮮的藝術題材，可徐博士卻對不起眼、卑微的昆蟲情有獨鍾，縱使蚊、飛蟻體型細小，要繪出牠們的神態也不容易。徐博士筆下的昆蟲活靈活現，靈動生姿，更是見證了他深厚的藝術底子。我倏然想起德蘭修女的話：「許多人做偉大的事，卻只有很少人從小事做起。」蚊子、飛蟻看似微不足道，但正是這份專注微細事物的一絲不苟令我心生敬佩。藝術不一定遙不可及，不一定高高在上，藝術是活的，是多樣化的，是綻放不同可能性的。

隨後，徐博士帶領我們揮毫，以王羲之、懷素、祝枝山等大師的風格洋洋灑灑地寫下「新亞精神」、「誠明」等字句，更細述「書聖」王羲之的故事——王羲之的作品甚受唐太宗喜愛，甚至派人大肆搜集、臨摹，連當時的日本人也崇拜不已，以致後世紛紛模仿王羲之的書法。徐博士將各位古人的風格游刃有餘地展現出來，令我們讚歎不已。看着徐博士雲淡風輕就寫出一手好字，而我費盡心神也掌控不了手中的毛筆，狼狽不已。居高臨下的看客容易不過，可世間成就從來並非朝夕之功，唯有當我們置身其中，才能體會學問之深奧。

思緒如逆流穿梭古今，凝住可窺探的時間，彷彿隔絕了天地。偶得塵囂一圓寧靜，枯燥日常裡覓得新鮮，是補漏拾遺得來的確幸。墨香在房間氤氳延綿，我慢慢等候紙上的墨水乾涸，原來安謐，就在當下。



再次翻開宣紙，聞着淡淡的墨水香味，熟悉的感覺湧上心頭。這次參加徐沛之博士主講的「書法分享會」，讓我憶起小時候練習書法的辛苦。

徐博士講述了以往在香港和北上的求學經歷，能夠堅持如此多年，當中的熱愛和毅力可顯而知。徐博士展示了他的部分作品，一般的書法作品都是書寫古詩詞，而徐博士的作品別樹一格，十分創新，將流行歌曲中的歌詞寫成書法，為其注入新的活力。其繪畫的作品也與傳統的山水寫意畫不同，反而專注一些細小的題材，如蚊子、飛蟻，能將其形態塑造的栩栩如生，可見其功底之深。

接着，徐博士更帶領着我們一起感受書法的魅力。博士模仿古代多位書法家的字跡，書寫着「誠明」、「新亞精神」等詞語，再讓我們學生臨摹其字跡。徐博士從執筆到書寫完畢，整套動作游刃有餘，大筆一揮，筆走龍蛇。

書法看似雕蟲小技，不過就是用筆寫字罷了，但是毛筆是由一撮獸毛而做成的軟筆，軟筆的控制是十分困難的。想起當年剛接觸書法時，寫出來的字歪歪曲曲，手臂是需要很大的定力，還要全神貫注才能控制毛筆的走向，以及起筆收筆的輕重。想要練好毛筆更並非易事，從入門的臨摹字帖，到慢慢建立自己的風格，需要時

間的積累。只記得以前書法室的桌子很高，大家都是站着練字的，每天放學後都要練上一個小時，用過的紙放在旁邊一擦擦，整個房間都瀰漫着濃厚的墨水味。若遇上表演或者比賽，更是要加練。所以，每當看到別人能寫出一手好字，就彷彿看到他在背後所下的苦功。這也讓我明白古人所言的「字如其人」，能夠自如駕馭毛筆，非有堅韌不拔的信念，加上過人的毅力不可，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這何嘗不是一種識人的方法。

書法不僅僅是單純的臨摹字帖，後期還需要建立個人的風格。而且，中國的藝術注重心性，透過書法展示個人的性情和氣質，追求「物我相融」、「人字合一」的境界。書法的道路就是手法和心法的鍛鍊，需沉下心來，心無雜念，假以時日，方可入木三分。

參觀「黃大仙祠」

日期：2022年7月9日

領隊：黃浩潮校董

黃浩潮校董是農圃道時代的大師兄，歷史系畢業的他師從錢穆先生弟子，後來成為著名史學家的嚴耕望先生。他先後在兩所中學任教，其後加入教育局負責課程發展工作。黃校董擔任學人計劃義務導師多年，還經常出席計劃活動，實在很感謝他每次都願意忙中撥冗參與和支持。



第九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59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參觀黃大仙祠在疫情反覆的情況下多次改期，最後終於能夠安排在暑假參觀。這次更有幸參觀許多不對外開放的地方，包括大殿、麟閣、鸞堂等。

黃大仙祠的大殿就是我們平常參拜的位置，但平常不會有機會參觀大殿內部。黃大仙祠尊崇儒釋道三教，參觀的時候道長們亦有跟我們介紹三教在哪些設計中呈現了，例如大殿中央是黃大仙師的畫像，兩旁的木雕設計則是融入了佛教與儒家的元素。

黃大仙祠的建築群都融入了中國文化以及三教的元素，例如建築配合了五行的元素，又有龍鳳對稱的設計。關於三教方面，除了上述在大殿內的設計，亦另外設有不同建築來供奉三教神明，例如孟香亭敬奉了燃燈佛及韋馱菩薩，麟閣奉祀儒家的代表人物，至聖先師孔子。除了尊崇三教的特色，黃大仙祠亦有不斷擴建，以配合社會的發展，例如在 2011 年新設「月老及佳偶天成神像」，配合時下年輕人的風氣。

隨着黃大仙信仰在 2014 年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嗇色園加強了對黃大仙信仰及中華文化的推廣，新近建立了「黃大仙信俗文化館」，配合不同科技來展示其歷史、建築及文物，更設有不少於觀眾互動的地方。這是我首次在廟宇中接觸到如此多的電子

科技產品，用作宣傳和推廣其文化。一般廟宇只是一個讓信眾參拜的地方，比較少會出現一個展廳作為教育推廣的地方。

最後，這次參觀要感謝各位道長們的招待，在參觀的途中都不斷鼓勵我們提問，有問必答，感覺有點像黃大仙師的有求必應般。道長們竭力傳承，同時亦需要年輕人用心去學習。

如果說基督教是西方國家最普遍的宗教，那麼黃大仙就必定是香港人最為熟悉的信仰之一。因為「黃大仙」這個詞，不單代表了一個車站、一方土地、一座廟，更是一份屬於香港的社會關懷與包容。

作為宗教的黃大仙信仰，一開始其實更像是一個聚集人心所向的組織，為民眾提供治療生理、心理的方法。有參加者回憶起，每逢考試、開學、新年等重要時分，都會全家來求籤，期望得到大仙指點來年運勢。即便放在如今反迷信的現代化社會，來廟參拜的人仍絡繹不絕，比如求子、求姻緣、求讀書考試、求來年運勢等。得到靈籤啟示，或許是一種與自己的和解。開拓思維，便能夠看到新的出路。

歷史上的黃大仙祠，亦奉行「普濟勸善」的信旨，為民眾提供各種服務。其中一位道長分享，小時候母親會帶他到黃大仙祠求藥。後來更曾有中醫駐場，為民眾開藥方。發展至今，黃大仙祠早已成為非牟利的民間慈善團體，為該區甚至全香港民眾提供關懷活動。可見黃大仙信仰不僅能慰藉心靈，更能提供實質的幫助。

然而，最令我意外的，便是黃大仙信仰所強調的「三教同源」的宗教包容性。有別於其他一神宗教的理論，這裏對於其他宗教，有廣納百川

的包容，如祠內同時供奉儒釋道三教神祇，並無排斥異教之感。這種和而不同、包容共存的模式，不止宗教，更是現今整個社會都需要的態度。猶記得祠內三聖堂楹聯，「齋節有餘三教同源承一脈，色空雖幻眾生樂善自千秋」。所有宗教的最終目的都是導人向善、教化人心，以達到世界和平的終極理想。若所有人都能領略到這份大愛，相信社會定必更和諧。

黃大仙的包容不但展現在宗教上，更積極表現於融入現代社會。如電子感應「上表」祈福系統、LED星象天幕、直播儀式、網上祈福等。不固執地遵循傳統，而是跟上科技發展的步伐，優化改良儀式。這些與時並進的舉動，或許就是黃大仙祠至今仍香火鼎盛的原因之一。

總而言之，這次活動讓我了解到宗教的社會凝聚力，且看到其如何融入現代社會，繼續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或靈性的部分。



溝通及表達技巧工作坊

日期：2022年8月13日及20日

主持：張宏艷校友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張宏艷校友畢業於新亞新聞與傳播學院，後在日本攻讀政治學碩士。曾任有線新聞總主播及新聞與傳播學院兼任講師，並曾在香港總商會和醫院管理局任職。2017年回到中大任職，現為傳訊及公共關係處處長。



兩星期的溝通技巧工作坊是今屆學人最後的活動，導師張宏艷師姐在我們甫來到時，便叫我們各抽取一份講稿，即時在眾人面前演講，由其他同學評分，殺我們一個措手不及。沒有絲毫準備，我被指派成為第一位演講者，拿着「特首」身分的講稿，渾身不住顫抖地講了數分鐘，回座後亦驚魂未定。

本以為「溝通表達」不過日積月累，豈有甚麼「技巧」可言？怎料張師姐竟在短短數小時顛覆了我的看法。除了實際的話語技巧，她也端正了我們對於發表公開言論的心態。以往認為公開演說，不過是把準備好的講稿讀出來罷了，但她說：「我們要做的，不單是讀（say）清楚每字每句，更重要的是用心去表達（express），去聯繫觀眾。」她後來又指出演說三大要素乃「情、理、講」，其中以「情」為先——如政府官員要發表對意外的講話，應先對事件表示深切關懷，與聽眾有情感交流後，方拋出一些具體而理智的解決方法——像極了男朋友要哄生氣的女朋友——不然，就難免使觀眾認為你個性涼薄了。

此節完畢後，我們要在第二節隨機扮演一個角色，然後就組合Mirror的演唱會事故發表講話。這次我再次抽到了「特首」的角色，不同的是，在兩分鐘的演說與三分鐘的問答環節中，我能應對自如。縱使緊

張在所難免，但正如師姐所言：「沒有人會在意你是否緊張；緊張只會使你分心他顧，於事無補。」所以，這次我倒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了。

活動中，同學要為其他人的演講逐次評分，奪魁者可得師姐準備的一份小禮物。我由起初在演講時顫抖不已，到後來從容不迫，更僥倖地取得這份小禮物。「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師姐之言，亦足以發人深省。

兩節活動圓滿結束，「新亞青年學人計劃」也於茲終了。我們穿着「學人T-Shirt」合照，然後又與幾位同學共晉午膳。臨別之時，我想到去年九月我們初會面時，大家誠惶誠恐，到現在已能開懷暢談；我又想到有幾位同學因事未能出席最後兩次活動，不禁感慨萬分，遂賦一短詩，以此致念：

流光去無隙，人散曲終前。

來歲誰同賞，花開九月天。



曾聽說：「人的言談裏藏着讀過的書和走過的路。」說話是一門值得深造的藝術。如何表達滿腔情懷，教人信服，是為說話之術；如何在傾談間與人連結，扣動心弦，是為說話之道。是此工作坊，張宏艷師姐傾囊相授，循循善誘，使我在說話的藝術上有所意會。

說話之術，好比以六何法了解聽眾的情感因素 (Human Interest)，在演說時緊緊扣連其情感需要，表露人性。此外，說話應根據事實，坦然道出己方理據，否則難以令人信服。而表達技巧之切要，令我聯想到父母總以嘮叨表達關愛，本意向好，可不合聽眾的方式卻使雙方愈推愈遠。也許適當的表達技巧，適當的說話之術，就是天下的父母能夠從言語間傳遞關愛，而子女能夠從言語間感受愛意，是關係昇華的橋樑。

工作坊中，張師姐特意安排了實戰訓練，讓我們扮演樂隊 Mirror 演唱會意外事件裏的不同持份者，代入其身分、處境發表公開演說。過程中，張師姐指出許多我們容易忽略的毛病，比如冗長的口頭禪、眼睛不自覺向上望、想不到詞彙而突然停下來等等。如此瑕疵看似微不足道，卻是公開演說中的大忌。因此，我們需要仔細聆聽自己的說話習慣，減少口頭禪、語氣助詞等，並學會即時應對，好比當想不到適切字眼時宜果斷跳

過、重複對方提問以爭取時間。

名主持人蔡康永說：「我的說話之道，就是把你放在心上。」能夠從言語間展現真誠、同理，予以重視，使對方感受到尊重，是在眾多技巧中畫龍點睛的一筆。實戰演練時，有同學反映未能從高官、主辦單位的發言真正感受到他們對傷者家屬的關懷。欠缺真誠，就如鴨寮街上日復日推銷着清潔產品的商人，巧言令色，但沒有情感。張師姐認為「不回應也是一種回應」，當答案不確定時，應適時沉默。沉默是避免言多必失，亦是一種尊重的體現。尊重問題、尊重背後的議題、尊重場合，才不會斷言妄論。張師姐多次強調「體現人性」，也許唯有真正把對方「放在心上」，說話才能直達心坎，感染人心。

古語有云：「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說話是一生的課題，我願深造說話之術、說話之道，在人生路上砥礪前行。

全年計劃回顧及感言



若問剛入讀中大的時候，我為何選擇了新亞作為將來伴隨我渡過大學生涯的住宿書院及群體身分，我迄今仍能夠記憶猶新地回答說，那並不單純是由於當地的同學多麼活潑可愛，也同樣不僅僅是因為那裏林立着學校開創以來壽命最長的建築物，而更是因為在我看來，新亞是我校書院當中最呈現愛國精神的一所書院。當然，這裏指的是文化關懷意義上的愛國。

或許正因如此，去年夏天我接到「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錄取通知之後，我才會喜出望外地從宿舍書桌旁跳起來，直接跑到校園另一角的孔子雕像，並在隔壁的圓形廣場興奮地跑了幾圈。然而，本身從小成長於國外的我，很快就發覺這片刻的高漲情緒，其實並不得長久；以至我在某種程度上，亦遭受到了自從來香港以後，第一次所謂文化衝擊。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們幾位新學生和上屆團隊成員進行交職典禮那天，我心裏那不知所措的緊張感。那天，現場的學者教授來數眾多，連書院院長也沒缺席。以當時多半來自書本裏的傳統文化認知，我本以為眼下應該高度警惕自己的言行，並盡可能遵守和配合相關場合禮儀及規矩，以彰顯自己的風度和素養。如今回頭看來，我終於明白這種自制的壓力，不但令人哭笑不得，它還和前輩們對於我們普通學生的實際期待，簡直完全不成正比。

所以，我認為「青年學人計劃」賦予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大概是糾正了我對中華文化的一些錯誤觀念。

其中的決定性因素，是我在諸多位新亞教授和校友們，全年為我們舉辦的活動中逐步積累起來產生質變的。比如黃浩潮師兄作為書院校董主持的「歷史研究方法工作坊」，及其與丁新豹教授共同帶領的「港島行」，另外有李明達校董率領現已改造，殖民時代監獄「大館」的參觀團，或者國樂大師蘇思棟師兄的古琴演奏會。這些所有相遇和出行對我而言，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大開眼界。其實不僅僅如此。即便此計劃的後半部分，因疫情緣故被迫轉移到虛擬空間舉行，從而喪失了同學和講者之間的一定互動性，但是我仍然感覺收穫匪淺，因為這樣，我們反而免受外界影響，全心貫注地聆聽講座。無論面授還是網授，沒有一次活動是半途而廢的，而是始終有始有終。除此之外，還有個別活動竟然激起了我的一些新興趣，尤其是許暉林教授講解的明清短篇小說、徐沛之博士平易近人的書法理念，以及何文匯教授對漢語聲調的比較研究工作。上述部分項目甚至已成了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儀式習慣。只可惜我後來唯獨未能接受林子超先生慷慨的提議，向其借用古琴來練習基本奏法；不過眾所周知——未來無所不能！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

「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另一個特色環節，即一年一度由全體學員攜手策劃和籌備的大型公開文化活動。為了推廣新春傳統風俗，豐富校園的佳節氣氛，我們決定在農曆新年之際，舉辦一次規模可觀的擺攤慶典。結果因盡人皆知的原因，臨時改成網上常識遊戲和古樂分享會，然而參加者的反饋仍然超出預期地積極。通過此次和隨後兩次擔任「新亞儒學講座」司儀的寶貴經歷，我終究學到如何更高效率且帶有同理心地，與其他同學溝通合作，公平梳理不同意見，並最後在大家取得共識的情況下，讓抽象的安排變成可觸摸的現實。

雖然我們在時代的眾多未知之數面前，未能按原定計劃赴中國內地或台灣地區，進行實地歷史考察，可是我認為此計劃於我們學員當中最為關鍵的成就，不在表面層次的所見所聞，而是在於我們對中華文化的實質內涵、其由來及在全球化大潮以後，它所呈現的新型存在形式的批判性思考。我們這一年新鮮收穫的知識，無非足以敘述性說明中國人過往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但是否也能用它來正向主動地影響現在的世界，最終取決於我們自己的鑒賞能力，而那必須建立在健康的愛國精神之上。



入讀中文系，加入新亞書院，這是我中學時的兩個目標，所幸都一一實現了。在大學一年級時，已得悉「新亞青年學人計劃」，但那時認為自己年紀輕、閱歷少，所以沒有報名。在大學二年級時，本來得到了去英國大學交流的機會（後來卻因疫情取消了），也就再次沒有參加這計劃。直至去年，我認為自己已經有一定的經歷與知識，方申請了這項計劃，成為新亞青年學人之一。

在這一年間，書院為我們安排了形形色色的活動，使我們對中國文化與及新亞精神有更多的了解。學術性的活動如「中國歷史研究方法工作坊」，由黃浩潮校董講授他研治歷史的方法，使我們能夠一見學者治學的嚴謹；藝術性的活動如「古琴工作坊」，由蘇思棣校友介紹古琴的基本知識與演奏古琴曲目，使我們能夠在煩囂的課業與生活之中得到片刻的安寧；遊歷性的活動如「中區歷史散步」，由丁新豹教授帶領我們踏足滿佈歲月痕跡的中區，使我們能夠在中區這一隅之地窺望到整個香港，甚至是神州大陸的歷史變遷。至於本來滿懷期盼的台灣考察團，卻因疫情的緣故再度煞停，令濃墨重彩的學人計劃多出了一點空白，誠為可惜。

此外，透過學人計劃，我亦有幸擔任書院「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的司儀。這個講座在華語學術圈

中極負盛名，更重要的是，講座冠以新亞創校先賢錢穆先生的名義，而由我這無名小卒首當其衝，實在教我誠惶誠恐。錢先生的事蹟，我在中學時便從同為新亞中文系畢業的中文老師那裏聽過了。記得那時老師說起錢先生、說起新亞書院時，臉上總帶着驕傲的神色，於是我也對此心嚮往之。所以，當我站在演講廳主持講座時，便彷彿有一個微妙而無以名狀的夢想得到了實現。

以上種種，是所望於諸位教授與前輩的付出，在此我向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計劃亦令我認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同學。有沈穩踏實，經常為我們謀劃大局的雅喬、天一；有來自外國，但操着一口比我還要流利的普通話的致遠；有來自內地，真誠友善的佳君、昕夷。另外，詠菽修讀中文教育，和我在課業也有許多話題；家嘉、靖婷更是我的中學師妹，同出一源，直是他鄉故知了。我與他們，雖然未必時時聯繫，但每次碰面，總是分外親切。紙短情長，希望我們這似水之交，能夠長流不息、逝而不往。

甫入大學的時候，對校園生活充滿憧憬，希望結交知己，求索知識，遊覽外地。然而，世殊事異，合該無憂無慮的諸君，卻難以逆轉地被社會大勢，捲入不同的漩渦之中；本來從容不迫的我們，竟不可避免地被世界

時局，催迫着要加速成熟。以前嘗聽得師兄們說，在大學讀書時，很容易便會迷失。雖然我還沒有去到迷失的地步，但偶然的悵惘自然也是有的，而學人計劃，正是那根海上浮木，使我在迷茫之際便能伸手一握。在此間所習到的一切文化與知識，亦是能夠蔭我風雨的一襲蓑衣、寄我餘生的一葉扁舟。

其實，這天地間的驟來風雨，到頭來或許是咸其自取罷了。書院將降新亞青年學人之名予我，我定戒慎恐懼，不負此名，做一個有風骨的新亞人，於艱險中繼續前進。在我本科畢業，要收拾行囊離開宿舍時，嘗賦一首短詩，現在謹以此詩為本文結尾：

**卷懷包袱去新亞，慣見滄桑嘆路窮。
回首山顛君子立，風雲豈變四年中。**



「新亞精神」：誰的「新亞精神」？

一直以來，在各種影視、音樂、文學作品和先生一輩的言論之中，它們都總是透露出千禧以前的香港是多麼繁華，獅子山下精神和街坊之間守望相助是多麼令人神往。而當中最接近自己的，又是以中大的人文精神及其關懷為首。所以，在選擇書院的時候，自己已經是被新亞獨一無二的歷史故事和精神深深吸引。然而，當我放眼網絡的時候，發現許多有關選擇書院的討論都不外乎硬件上的討論：宿舍設施、獎學金數目、地理位置等等似乎才是這一代人關心的條件。雖說書院的歷史背景以及先生們的足跡是確有其事並無法磨滅，但是在大學的生活當中，與自己相處的又必定是當代的學生們。於是，性格內向的我還是帶着喜憂半參的心情展開這趟大學之旅。

有關「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宣傳其實早在一年級時就有耳聞，但因為計劃是在暑假以前進行招募，所以唯有等到二年級時才有機會參加面試。猶記得遞交申請表格之初，我仍為自己從未有參加過正規的中國文化活動而深感煩惱，但是衝動與猶豫過後，我還是抱着希望與新亞書院和人物加深聯繫的強烈願望而鼓起勇氣，把已經在筆下輾轉數週的表格上傳出去。

直至到面試的時候，林子超先生詢問我們「『誠明』是甚麼意思？為甚麼現在總看到學生們只『明』不『誠』呢？」，我當時雖以社會風氣，個人利益和教育制度三個角度進行解答，但卻從未發現自己也只是對問題空有技術上的知識理解。遂到正式投身於計劃當中，正式接觸新亞的各位先生後，我才開始明白到《新亞學規》中「課程學分是死的，分裂的；師長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應該轉移自己目光，不要儘注意一門門的課程，應該先注意一個個的師長」的真正意思。

「新亞精神」：我的「新亞精神」。

計劃的活動多不勝數，即使因為疫情期間而導致活動轉為線上形式甚至是有取消，我仍然可以說過去一年的活動是十分充實的。美中不足的是經歷過半個學期的實體活動以後，線上活動的形式實在是徒添幾分孤寂。考慮到政府對飲食場所實施的「限聚令」，我們九人在雲起軒出席實體活動的時候就已經要被「三分天下」，讓本來就不善言辭的我更難去認識在座的其他學人們。然後到好不容易大家開始熟絡，並要合力為計劃舉辦活動的時候，疫情的來襲又使得我們「花果飄零」。更重要的是，少了很多寶貴的機會去正面面對各位先生們，去細看他們的為人態度和感受他們的作業溫度。

我相信回顧計劃的文字一定會在其他學人夥伴們的文章之上飄然躍動，所以我在這裏就不作贅述了。我想分享的，是自己在樊善標教授讀書會之後單獨與樊教授閒談「新亞精神」的一段節錄。如同文章之初，我一直對過去的中大和新亞有着無限的幻想。我幻想是每個學生都對社會事務和書院精神有所追求和實踐；我幻想的是每個學生都對人類文化有所關懷和熱衷；我幻想的是每段師友關係都是堅固而又互相砥礪的。於是我把心中對舊時新亞的美好幻想向樊教授全盤托出，並希望他能夠多說一些我所不知道的，而又令人嚮往的新亞故事以滿足我的精神世界。可是，從樊教授口中所緩緩吐出的，並不是甚麼溫暖情節或者美好回憶。樊教授不疾不徐地引用余英時先生對他的教誨，道出一個極為簡單的道理和現象：「每個時代也有好人和壞人，世界如是，新亞亦如是」（這裏的「好壞」單純是指與我想像中的人物形象是否相符，並非指向對社會有害與否）。而樊教授亦大方地承認他本科的時候，中大濃厚的人文精神其實也並非普遍存在，甚至乎他自己在學期間亦有鍾情於遊玩的時候。

當我得知如此事實的時候，除了有些失望之外，心中還是有一絲釋懷的：因為原來我並不是活在了一個與自己志向不相符的時代。甚

至經過我反覆思量以後，我更加認為我所身處的這個時代，是一定有「好人」存在的。我需要做的，並不是着眼於虛無飄渺的想像之上，更是應該努力在這校園甚至社會當中，認識志同道合的人。請容許我在這裏特別感謝樊教授的提點。

感謝的話

韶華易逝，光陰荏苒。本期許着自己不會寫這般「公式」的話語來回顧計劃的時光，但是一年的時間實在是一轉眼就過去了，與各位學人共同步行的旅程也要暫告一段落。雖然我相信不同屆別學人們的軌跡絕對不會在此就中止交錯，但是在這個計劃中，專門屬於我們這一屆的時光確實是一期一會，已然結束。所以，請容許我在這裏簡單的感謝計劃裏的每一位人物，感謝計劃讓我們相遇。

**排名不分先後*

感謝同屆的學人們：感謝 Timo 多次在晚間時段到李兆基樓陪我收聽中國哲學的講座；感謝詠菟邀請我到她所創立的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關注組織幫忙；感謝 Anna 在不同的活動中指點迷津；感謝昕夷在飯桌上不厭其煩的聽我說不着邊際的理論幻想；感謝 Cindy 在活動中對每一個人的關心；感謝暉峻經常都帶動活動和聚會上的話題和氣氛；感謝靖婷和



家嘉在活動上的活躍表現。感謝每一位撥冗出席的教授和嘉賓們，令我們學到五花八門和生動有趣的學問。感謝每一位尊敬的贊助人。感謝每一位令活動順利並成功舉辦的工作人員。

珍重，珍重。

我頗相信「緣份」，從參加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到最後的收穫，不論過程與結果，都是屬於個人獨特的「緣」。抱着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誤打誤撞」下參與了這個計劃。還記得第一次在雲起軒相聚之時，看着發下來的「活動匯總」，發現自己參加了個非常充實的計劃。現在回望，仍不敢相信一年過得如此快，二十多節的活動就這樣都完結了。再捫心自問，自己拿得走的究竟有幾多？

工作坊的內容從文史哲到各式中國藝術，包羅萬有，可惜每節活動只有兩小時，根本不足以了解一個新領域，只能匆忙「體驗」一下。導師們很難在如此短的時間，真正教導我們些實質的技巧或知識；他們只是一盞盞明燈，照亮了我們探索的道路，至於往後的路，就看我們各自的造化了。

早在五年前的某個小型音樂會中，有緣聽到古琴的演奏，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古琴，同時亦萌生學古琴的念頭，但一直都沒有實行起來。直到這個計劃中的其中一節工作坊，邀請到蘇思棟校友來帶領我們走進欣賞古琴的世界，我又多了次全面接觸古琴的機會。後來，林子超先生說如果我們有興趣學古琴，可以借出古琴讓我們練習。就是在這般機緣巧合下，使我真正去找老師學古琴，把當日的念頭付諸實行。學古琴只是各種因緣相

交，「青年學人計劃」亦不是以古琴為焦點，但到最後計劃完結之時，我仍然掌握的新技藝就是古琴。

一如其他普通課堂一樣，課程完結後，學生就會把課堂的內容拋諸腦後。我也是那個普普通通的學生，經過多次多元的工作坊後，到現在仍記得的只有講者與我們交流的感覺，以及導師們會透過其專業來告訴我們的「大道理」。至於其中所講的專業知識，我確定在參與活動時有認真聆聽，也嘗試努力記住；不錯，一般來說活動結束後的一兩個星期我依然記得，然後記憶就隨着時間流逝而消逝。即使現在我仍能記得治史的方法、書畫的各種技巧、以至於中區和黃大仙祠的歷史，再過幾年，我又能否記得呢？

最後，當然少不了感謝書院安排的這個計劃，亦由衷感謝各位導師在這段日子來為我們分享。我們所見的是兩小時濃縮精華的，我們看着是些入門介紹，而實質都是導師們一輩子的鑽研和心血，然後才能以輕鬆的角度分享給我們。「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確實令我們受益匪淺，除了形形色色的工作坊，更要我們籌劃活動，宣揚中國文化。由於疫情反覆，我們原先構思的實體活動要改成線上進行，每個活動都要作出頗大的改動才能搬遷到網上舉辦。我負責的項目是關於國樂的，初時打算在校園演奏一些曲



目，並會設有教導同學接觸新樂器的環節。改成在線上進行後，我們把活動改成國樂競賽活動，處理着「限聚令」的人數問題，把演奏人數減至四人的小合奏，同時又要處理選曲、版權、錄影、剪接等問題。與其說籌劃活動非常「麻煩」，我反倒認為這是寶貴的經驗，畢竟短短四年的大學生涯，能夠把自己的作品上載到書院的社交媒體平台上，除了難得已不知怎麼形容。籌劃活動時處理問題的經歷，待人接物，這些都是這個計劃帶給我的珍貴技能。

有時候，最大的得着並不在其本身又多豐富，內容有多精彩，而是機緣巧合下引導了自己實踐了理想中的我。又回到古琴身上了，也許十年後回首，忘記了計劃裏的活動，但至少會記得，學習古琴的起點就在這裏。

猶記得去年「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甄選面試，我被問及如何解讀《紅樓夢》中的「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當時我沒有足夠把握，轉而回答了有關新亞先賢的問題。可我自幼閱讀《紅樓夢》，一直惦念這句對聯，迄今恆有所悟。

世間萬物，如若深入洞見，窮究其中，自然成就學問。而學問之道，不在埋頭苦讀，而在於洞見世情。所謂人情世故，盤根錯節，如若能夠通達人與人之間的種種情理，箇中牽絆，自然即就成文。文章之道，不在咬文嚼字，而在於譜寫出鮮明深刻的人情世故。

同儕常笑言新亞以文化、歷史、人文精神為本，似乎這些「太宏大」的東西在短促的大學生涯裏顯得虛無飄渺。然而，這些卻是一切事物之根本。對聯工作坊上，何文匯教授慨嘆多數學生連粵語基本的九聲六調、詞性運用也不掌握，令修讀中文教育的我也不禁惆悵。漫步中區，方知耳熟能詳的地標遮打花園、皇后像廣場、東華三院的源起和意義，更是慚愧。哪怕日常溝通演說，原來也大有深意。我們朝夕言語，卻未曾諳知箇中學問。歷經種種，我恍如揭開全新的世界觀，原來一切看似理所當然的存在，並不是那麼的順理成章。當我嘗試以格物之心窺探這大千世界，始知過去的自己就如划槳渡河，所涉甚

淺，也許尚且往來無礙，但從未真正察看這片汪洋。唯有窮究本末始終的道理，才能曉得事物發展的規律——洞明世事，大抵如是。

立身於世，不免與人周旋，過去我的成長環境年歲相差無幾，甫踏入大學這人來人往的花花世界，常不適應。往昔我似乎只需做好學生本份，讀書考試，聽從長輩，就能走上康莊大道。可當踏足社會，身分不再只是學生，我更是肩負家庭重責的長女，是中文大學的學子，是未來的教師，是教授予以重任的助理，是出版刊物的編輯，是校隊的成員，是團隊的領袖，亦是代表新亞書院的青年學人。身分的轉變令我要懂得拿捏人際的分寸，更需要背負成年人的責任。好比「溝通技巧工作坊」裏扮演公眾人物在記者面前發言，一字一句必須得體無誤。或者此刻我尚非名人，可也需領會自己的一言一行，皆代表背後的人物、學校、機構等等。正如日後我們一眾學子被授以「新亞青年學人」的名銜，也必恪守新亞校訓與先賢精神，皆因學人計劃不只學習知識，更是責任與承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刻我的人生閱歷並不足以「人情練達」，但必會從己身做起，不欺暗室。

去年交職典禮上，上屆學長贈我們「行藏」二字，取《述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現今正值躁動



多變的時代，社會、國際動蕩不安，常聞身邊的莘莘學子慨嘆世情，或是時不與我，或是適逢巨變，可人生如逆旅，高低起伏有時，何不在風雨中歇步稍息，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以待雲開月明之際一展抱負。我後來有幸協助書院校勘《新亞生活》目錄，從創校迄今一頁頁的記載，印證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艱難，就如新亞先賢創校初期正值流亡，中間亦經歷主權移交、金融風暴、沙士等社會環境，再遙想中華歷史以來，真正安穩太平的歲月亦無幾——艱險與困乏是人生必經的世態。新亞校訓「誠明」裏，「誠」是指德性上的追求。縱觀歷史，越是黑暗的年代，德行越是耀眼——但凡德行修為，大多源自逆境。故此，既見難關，胡雲不喜？「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但願不論「用」與「舍」，在人生變幻無窮的洪流裏，我們都能毋忘本心，在艱彌厲，蹙足不消。

十分有幸，可以參與到書院的「新亞青年學人計劃」，在過去一年的時間內，豐富多彩的活動為我的校園生活增添了許多色彩。回想起一年來的經歷和成長，一切都還歷歷在目……

猶記得去年夏天收到的申請郵件，打開時看到「傳統文化」和「學術考察」的字眼便不由得心動，在寫申請文書時洋洋灑灑地寫了一大段，其中充滿了對於此計劃的美好暢想。作為在大學期間參加的第一次學院面試，我心中不免緊張。幾位老師很親切地用普通話問答，既有很犀利的哲思問題，也不乏圍繞生活和美食的漫談。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問題是，一位老師讓我談談對家鄉名人馬步芳的了解，我有些驚嘆，感嘆於先生對地區文化的了解之深入，因為這是很多父輩才了解的歷史人物，在我只答出一些基本信息的情況下，先生娓娓道來，補充介紹了人物的生平故事。面試結束後，我受到啟發重新查閱了歷史資料，參觀了馬步芳公館，才發覺自己對家鄉的歷史了解並不全面，同時，自己也更加期待可以加入學人計劃與老師們進一步交流。

回顧參加計劃的一年時光，大家一起參與了大大小小十餘個文化活動，儘管受到疫情影響台灣考察活動被迫取消，一些工作坊也由實體改為線上，但參與其中，我感受到各位師長和書院對計劃傾注的心血，以及

同行每一位同學的認真和熱情。因此，在計劃的最後未曾覺得有很多遺憾，因為收穫了寶貴的經驗和知識，還有一群同行的伙伴。

學人計劃帶給我的成長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審美情趣的提升，二是溝通表達技能的培養，三是實踐與合作能力的鍛鍊。

不論是參加工作坊抑或是導賞活動，各位師長都是從專業視角出發，憑藉自己深厚的人文素養向我們展示傳統文化的一個側面，與我們交流討論如何從歷史、哲學、藝術、文學和建築等各個不同角度欣賞和解讀傳統文化。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學到具體的知識外，每個人的興趣和眼界也得到了拓展。

學人計劃的每項活動並不是老師單方面的授課，同時也更加重視學員與老師們面對面的交流，隨着參與的活動愈來愈多，我由最開始的少有疑問，發言時常常緊張的狀態變得逐漸放鬆，轉而享受與老師和同學們對談時思維碰撞出的火花。每位講者都鼓勵我們坦率地講出自己的想法，同時也會毫不吝嗇地分享自己的經驗和思考，一次次真誠的交流與分享讓我獲益良多。

在全年計劃中，我還和其他幾位學人一起，籌備了「迎新春剪紙和春聯工作坊」。受疫情影響，活動在舉



行前兩週轉為線上進行，活動方案不斷修改，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之下，我們順利完成了從活動構思、剪紙和春聯材料採購到教學視頻拍攝、視頻編輯和手作材料包準備、派發的全部過程。在實踐的過程中，面臨許多未曾想到的困難，但通過不斷尋求幫助，尋找方法，所有難題都逐一解決，同學們之間相互學習，提升了合作解決問題的能力。

最後，由衷感謝書院的支持，使得學人計劃能夠順利開展，同時讓我有幸參與其中，獲得寶貴的學習機會，深入了解傳統文化和新亞精神，結識同行的夥伴，「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時光冉冉，為期一年的「新亞青年學人計劃」在緊湊精彩的行程與無可預料的變動之中，悄然落幕。回想起參加計劃的初衷，無非自詡對中國文化稍有興趣，且被連串外出考察活動所吸引。如今一年過去，才發現收穫的遠比想象多。一學年的工作坊、講座、參觀活動，教人目不暇給、眼界大開。如同乾癟的海綿瘋狂地吸取養分，沉甸甸的，是傳統文化的厚重感與傳承創新的衝擊。

「你須先求為一通人，再求成為一專家」

初聞此句，猶覺得要求太過苛刻。怎能要求人在短暫的一生中博通古今、學貫中西？故一心想着選擇了自己的主修專業，便潛心於此，對其他知識只需以「這不是我的範疇」搪塞過去。然而，本計劃讓我了解到，中國文化的精髓融會貫通，於各方面均有所聯繫。就如一匹絲綢般，若將其一絲一線地抽剝開來，便是破壞了其整體表現之美。短短一年，本計劃幾乎涵蓋了文史哲、琴棋書畫、待人接物的所有課程。感謝書院用心良苦，作出如此編排，使得我們更容易地看到中國文化的整體面貌。

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許暉林教授的讀書會。許教授給我們講解明代小說時提到，除了文學技巧賞析，還要同時掌握時代背

景、政治環境，才能正確解讀書中情節，並且不時會出現戲曲、詩詞等對白，用以推進劇情、展現人物性格，唯有詳足地同時擁有相關知識，才能更好地全面讀懂小說人物、明白情節原委。這正正印證了學習中國文化，需先成為通才，才具備仔細鑽研某一方面的能力。

「你須使日常生活與課業打成一片」

一提起傳統文化，難免會幻想出一個身着長袍帶冠、手執書卷，口中吟誦的盡是些「之乎者也」的形象，彷彿從古書中穿越而來，與我們身處的社會格格不入，但其實文化一直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只是我們未暇發現。本計劃除了帶領我們在有幾千年積累的悠悠長河中溯游，亦有一些較「貼地」的行程，告訴我們，文化歷史不一定離我們很遠，有時就在身邊。

就如參觀「大館」（前中區警署）及黃大仙廟，培養我們善於在日常生活中尋找文化痕跡。以「大館」為例，現在其已經成為了集合當代藝術與休閒消遣於一身的熱門「打卡」地。置身於英式建築群中拍照留念、參加本地原創手工市集、坐在芒果樹下享受下午茶，或者飯後在廣場上散步。如今一派寫意輕鬆景象，很難想象往日竟是戒備森嚴的司法執法機構。在前警務處處長李明達校董的



導賞下，我們對這個活化過後的中環藝術地標，有了更深切的歷史印象。芒果樹原來見證着一代代的人事升遷、廣場本是犯人放風之地，還有神秘出現的小教堂……「大館」過去與現在的影像，彷彿在我們面前重疊，交織出無數個天馬行空的遐想。

「對人類文化有了解，對社會事業有貢獻」

在了解到這些中國文化傳統知識後，我們亦嘗試將所學轉化為輸出——舉辦了網上中國傳統文化節。雖在疫情下未能舉辦實體活動，但我們仍努力地運用科技，使活動得以順利進行。是次文化節以春節為題，共有剪紙、寫春聯、國樂及介紹《新亞學規》等主題。若按原先所想，還有品嚐各地特色小食與試穿民族服飾的部分，可惜最終未能成事。

我主要負責國樂歌曲競猜的部分。從撰寫計劃書、挑選樂曲、處理版權、組織演奏者、拍攝錄影、搜集資料、書寫帖文內容，到最終發布，一步步都猶在眼前。更甚者，在過程中因應疫情防控措施，而頻繁變動人手、屢次更改內容。對我而言，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磨煉。亦讓我知道要將硬邦邦的文化知識，呈現為有趣吸引的內容，絕非易事。當然，過程中亦得到各方相助，最後才得以成事。在此特別感謝劉同學與盧同學的鼎力支持，

以及新亞國樂會同學義務演出、新聲音樂協會無償借出樂譜。相信大家都抱持着同一份理想，即如學規所言：將所學貢獻社會。

最後，本計劃讓我結識到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挑起這文化傳承的重擔。願能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猶記得第一次聽到「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情景。2019年8月的新生典禮，我坐在邵逸夫堂聽着學校歡迎新生的致辭，向各位介紹未來在中大的生活，更提到了不同的書院。說到新亞書院之時，講者專門提到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提及新亞人才濟濟，參加學人計劃的學生又會「書法」，又會「古箏」。一聽到「書法」、「古箏」二詞，便瞬間吸引到我的注意力，因為我曾經也正好學習過。如果一個活動能帶領同學們體驗多種中國文化，也是十分有趣的，於是這個計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後，當我收到學人計劃的報名電郵，心中蠢蠢欲動，但是冷靜一想，又心生膽怯，這個計劃鼓勵參與學員了解書院的使命及精神，又教導中國文化，更有外出的考察團，勢必能參加的學生都是百裏挑一的，或許輪不到我。後來，活動的魅力還是大於內心的膽怯，為了不留遺憾，我還是大膽地報了名。當我面試過後，收到面試通過的來電，內心的激動都按捺不住了。

成為新亞青年學人，承蒙各位德高望重的前輩教導我們，我感到十分榮幸。常說新亞書院致力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但是中國文化一詞十分博大，到底有關中國文化的活動又有哪些呢？首先，文化一定離不開文史哲。於是，書院特邀請到黃浩潮校董、

樊善標教授、郭柏年博士、許暉林教授和何文匯教授等多位前輩，舉行讀書會、中國歷史研究方法工作坊、哲學分享和中文平仄對聯工作坊。除了學術上的討論，也有許多與琴棋書畫等藝術類有關的體驗。由蘇思棟師兄、列梁硯奴女士和徐沛之博士，帶領我們體會古琴、國畫和書法。不過由於疫情的影響，部分工作坊改由線上舉行，未能親身參與體驗當中的奧妙，難免有些可惜；也有李明達校董、丁新豹教授帶我們外出參觀「大館」和中區，和張宏艷女士的溝通技巧工作坊。本計劃的活動豐富多彩，上完課後，還能與嘉賓們一同品嚐雲起軒的美食。若沒有疫情的困擾，台灣考察團能夠成功出發，那必將錦上添花。

傳承中國文化是錢穆先生的追求，也是新亞書院的目標。書院的頭兩條學規是「求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及「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中國文化不僅在於博大精深的學術內涵，更寶貴在對於理想人格的不斷追求。中國思想大多時候都由儒家主導，「志士仁人」、「君子」的追求一直在鞭策着我們修身養性，嚴於律己，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而書院的校訓「誠明」二字，當中的「誠」是德性行為方面的；「明」是知識瞭解方面的，與「求學與作人」的追求



同理。未來，我也會繼續向這個方面前進，承擔這份責任，修養成理想的「人」，努力擔起「新亞青年學人」的頭銜。

最後，感謝這個計劃，感謝各位前輩對我們的悉心教導，能與各位資深的前輩交流實屬榮幸。更讓我認識到一些不曾接觸過的領域，打開新世界的大門。也謝謝書院為我們準備各項活動。除此之外，能夠結識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我最大的收穫，大家觀點的碰撞也能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繼續引導着我更深的思考。雖然時光荏苒，一學年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但大家的友誼和交流並不會結束。也祝願「新亞青年學人計劃」在未來能夠一帆風順，繼續帶領更多學子徜徉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海洋中，傳承新亞書院的精神。

提筆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的本科生涯已經畫上了一個句號。閉上眼，時間彷彿穿梭回三年前，校車停在「新亞書院」校巴士站，邁出腳步走下校車陌生地望着這座坐落在山頂的書院。那時的我或許不知道三年後，就是在這個靜謐而有溫度的地方，能給我帶來甚麼。如今回首，我所心懷感恩的是能夠在成為新亞學生的第三年，有幸成為第九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成員之一。一年以來的學人歷程，讓我不僅對於新亞、香港和中國的傳統文化有了更完整的視野，更重要的是從專業工作坊及學人的各類主題活動中，更進一步瞭解歷史的研究方法，而我想，這一類的受益，將會是貫徹我一生的。

「歷史可以使人明智，從而知今」。這是黃浩潮校董在本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第一次活動，「中國歷史研究方法工作坊」中提及的一句話，如中所說，歷史是人類文明中動態的傳承，而文化的本質，是歷史在當代中的折射與昇華，貫穿並且積澱在社會中的角角落落。

歷史與文化也藏匿於在港島繁華而緊密的樓宇之間，二〇二一年十月，我們在李明達校董的帶領下參觀了中區「大館」。「大館」不單單與其餘建築有着風格上的不同，這座建造於十九世紀的建築，百年來見證了香港翻天覆地的變化，一磚一瓦中都

充滿了故事，展示着守護與傳承的魅力及歷史與藝術碰撞的美感。我們從「大館」廣場中的大樹下，走過過往的警官辦公室、牢犯囚禁室、裝備存放室、評審法庭，那一幀幀的回憶似乎都能讓我們感受到歷史的呼吸。

現如今回憶起來，中文系樊善標教授及許暉林教授所帶領的讀書會也記憶深刻。或許書籍的獨特之處就是在於能夠讓我們與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人也能夠有深入的交流，從而拓闊我們思維的深度和廣度，同時文字背後的蘊意讓我們感受到當時歷史背景下的社會現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故事讓我現如今仍難以忘懷，這篇節選自中國古典白話小說《警世通言》的故事，初次看並沒那麼強有力的文字背後，表現出的確實當時封建社會制度下道德虛偽冷酷。而出自「飲食散文選」的〈快活出恭〉又似乎在告訴我們，有些文字語言記錄並不能被單純的粗俗所定義，它背後所代表的可以是藝術，甚至也可以是人生。文字是多元的，歷史、文化亦如是。

中文讀音中也含有獨特的文化，這是我之前所意想不到的。感恩於何文匯教授所主持的工作坊，我才真正瞭解到何為魯迅所提及的「字音美以感耳」，更深入的瞭解到何為平仄。對於漢語，其音美遠不至於四聲；中文平仄，分指平、去、上、入。而對



於粵語，這門幸運的方言，四聲九調（四聲對應平上去入），相比中古音四聲八調，還多了一個「中入」聲，因此運用粵語朗誦古代詩詞能感受到國語朗讀所感受不到的特別韻味。對於非粵語母語者的我而言，更深入瞭解粵語，又何不為一種特別的文化瞭解與傳承的方式呢？

計劃中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收穫，便是與其餘幾位同屆學人所結識的緣分。我們抱着對於傳統文化好奇的初心而相聚在一起，又因不同的專業背景而產生對於相同事件的不同角度的思維碰撞，也因有了對方，在文化探索的路上沒有感到孤獨，互相包容，互相尊重，又互相學習。

在漫漫人生長河中，能碰到一群有着同樣興趣且又志同道合的朋友，又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如今回首榮幸參與「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經歷，心中懷有的，也便只有感恩與感激罷。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查詢
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高級書院發展主任 葉穎華女士
電話： 3943-1619
傳真： 2603-5418
電郵： amyyp@cuhk.edu.hk
網站： www.na.cuhk.edu.hk

